

借爱还魂
作者：芫羽

她的冷淡直把周遭雄性动物吓跑
偏偏吸引了一脚已踏进棺材的睡美男
听完她无私可笑的要求她不禁傻眼
即使他是让她打三个喷嚏的命定对象！
原打算用自己未知的魔力帮他渡过此次难关
不意藏在心底深处的狂热早已被他挑起
深深为这个俏皮沉敛兼具的负心汉倾心
为让他困在躯壳内十二年的灵魂获得自由
她不惜任何代价“他”包括包括付出宝贵性命……
为了破除巫咒他打定主意死缠着她
尤其在知道夜家女子独特的寻夫方式后
更加确定她是他苏醒的唯一关键
凭他以前的风流纪录不怕搞不定她！
他早就看出她迥异于冷漠外表的热情心绪
也一反常态对她兴起了强烈的独占欲
只是没想到她可以为了爱无怨尤的牺牲自己
这让从不知真爱为何物的他大受震撼
同时明了他的这条命今生属于她……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后页

第一章

哈啾！
夜芙蓉无端端地打了个喷嚏，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滑落到鼻尖，她身子一僵，连忙扶好镜框，瞪大眼睛，盯着面前向在病床上俊逸纤瘦却苍白的男人，向来清朗的眉头不由得一皱。
不会吧！
这人已有一只脚踏进棺材了，不可能会是她的对象的！
除非她命中洽谈室当寡妇……
她有当寡妇的衰运吗？
不，她有预感，她夜芙蓉有可能终身不嫁，就是不可能当寡妇。

而且夜家的女人也从没有年纪轻轻就当寡妇的先例。

当然也不可能由她开先例。

所以，这个喷嚏一定正如妹妹玫瑰说的，鼻子过敏！

对，没错，就是这样。

换了个新的工作地点，鼻子难免不太能适应。

揉了揉鼻子，她抿紧了嘴，继续冷静地检查病人的脑波反应，不过仍下意识地跨出一步，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不管喷嚏有没有意义，她还是不太敢轻忽夜家女人特有的魔力——

以打喷嚏找丈夫的魔力！

这个神奇的魔法已是夜家的传统了，至今，所有的夜家魔女都是靠这种方式找到对象，没有人例外。

夜芙蓉当然也不认为自己会破例，只是，在找到自己的男人之前，即使是鼻子过敏，也不能随便乱打喷嚏。

调匀了呼吸，恢复了镇定，她熟练地翻开病人的眼皮，观察着他的瞳孔，顺便看了这位正毫无意识地接受她诊断的男人一眼，心中渐渐燃起疑窦。

再次翻开病历，她照旧被里头每个栏位中的“不详”惹得有点不悦。

她不知道这间私人医疗中心是不是都是这类的病患，不然怎么会一开始就交派给她一个棘手的病人。

仪器上萤幕所显示的指数仍然维持原样，十二年前被送进这家私人医疗中心之后就从未醒来，身分不详，年龄不明，这个神秘男人的一切都成谜，更诡异的是中心内的许多医生竟连他昏迷的原因也都查不出来，因为他脑波正常，全身无病，就是毫无征兆地昏迷不醒……

很奇怪的一个病患，但千万别小看了这号人物，这么一个不省人事的男人可是这家医疗中心内女性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哩！

这是夜芙蓉刚应聘到这里时就听说了，这里的女人私下都叫他“睡美男”，都说他的样子根本就像睡着了一样，完全不像个病患。

看着那张安逸英俊的脸庞，浓密的黑发因昏睡而不断地长长，他的样子就如同个误触魔法而沉睡的王子，引发了女人心中的母性与爱慕。

她非常了解护士们抢着照顾他的原因，一个像洋娃娃般不反抗又不会使坏的帅哥，女人们谁不爱？

哼，他倒好命，即使躺平了也不输给那些活生生的男人们，当真要教外头那些活蹦乱跳的男人们嫉妒死了。

她啾笑一声，轻轻刮了一下他的脸颊，摇摇头，把病历合起，探下身将线路末端的贴片毫不温柔地从他的额头撕下，收进消毒盒中。

房内的温度骤降，男人的睫毛在这时轻微地颤动了一下，空气中有分子互相撞击，一股看不见的灵气瞬间从男人身体发出。

夜芙蓉收拾仪器的手顿了一下，因为觉得冷，下意识搓了搓手臂。

就在这时，一声极细微又沙哑的男性声音飘进了她的耳里。

救我……救救我……

她一惊，抬头环顾四周，然而房里只有她和这个昏迷的病患，哪来的声音呢？

正惊疑间，一个护士推着点滴瓶走进病房，笑着对她说：“夜医师，你不是要下班了吗？这里让我来吧……”

“好，Miss陈，麻烦你把这仪器收好，我已帮他检测完了。”她朝那护士点点头，继而又问道：“Miss陈，你进来时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没有啊！怎么了？”Miss陈叫陈丽雪，是看护这个无名病患的专属护士。

“没什么。”夜芙蓉心想，或许是自己的错觉吧！

“嘿，我们的睡美男今天怎么样啊？”陈丽雪一进门心思就全放在睡美男身上了，因此也没去理会她的问题。

“还是一样。”这个男人的魅力可真不小啊，即使昏迷了，还能把中心里这些情窦初开的女孩们迷得团团转，夜芙蓉在心中感慨着。

“唉！真的好想看看他醒来的样子……可是我来五年了，他都一直在睡，好像睡觉是件多甜美的事似的，眼皮就是不睁开。”陈丽雪探向前，惋惜地观赏着男人迷人的脸庞。

“也许他在等着公主来吻醒他吧！”她带着嘲弄的口气说。

睡美男！亏这群女孩想得出来这个名词！

“哎，夜医师，告诉你哦，真的有人试过耶！”陈丽雪忽然压低声音偷笑道。

“试什么？”她一呆。

“吻他啊！我曾看过中心里的几个女生偷吻过他，看看他有没有反应……”

“老天！你们也真是太夸张了吧？”她哑然失笑，当真被这群女孩子打败。

那些外国的童话故事对女生的影响力还真是无远弗届啊！

“我可没有做哦！”陈丽雪脸红地澄清。

“我相信你一定也很想这么做。”她促狭地看着她。

“呃……我只敢想，不敢做……哎哎，你看看他，谁要他长得这么俊？而且昏迷了十二年肌肉也都没有萎缩，活像随时就要转醒下床一样……”陈丽雪轻轻掐了掐他仍保有弹性的手臂。

“嘿，的确养得很好，中心有安排人员在帮他按摩复健是吗？”夜芙蓉一开始就觉得很好奇，这人若来历不明，院方怎么会愿意花钱让他一直住在这间特别病房中，并给他特别的照顾？甚至，只让固定几个医护人员看顾他？

“当然有！”

“他到底是谁，这么备受礼遇？”

“原来没人告诉你啊？”陈丽雪瞪大眼睛，继而靠向她，低声道：“其实这间医疗中心专门收容这些奇特病症的病患，基本上他们的来历都保密，不仅我们不知道，甚至连林胜安主任都不晓得。”

“哦？”她没想到朋友介绍她来的这个地方会这么复杂。

“来这里工作的人早就学会什么都不问，反正待遇高就好了，知道太多对自己也没好处。”陈丽雪倒想得开。

“原来如此……”她有点担心自己跳槽到这里是项不智之举。太过神秘的地方总是隐藏着麻烦。

“是啊，像我乖乖地做了五年，待遇是以前的两倍，工作又轻松，何乐不为？”陈丽雪撇了撇嘴。

夜芙蓉怔了怔，也许她真的想得太多了。像陈丽雪这样，心情似乎会轻松一点。

“那么，这里的病患没人会来探病吗？”她又问。

“当然，不是我爱说，被送到这里的病人都有问题，每个人都神秘兮兮的，尤其是这个睡美男，好像个瘟神一样，没半个人来探望，真可怜呢！”

陈丽雪同情地摸了摸男人的手臂。

“他怎么会可怜？众女包围着，艳福还不浅呢！”她戏谑地取笑着。

“哎……”陈丽雪脸又红了。

“好了，我只希望他别在我主治的期间内挂掉就好，那样我可麻烦了。”她淡淡地说着，转过身，将病历放在仪器上，准备下班。

正因为讨厌上一家大医院院内医生的勾心斗角与满天飞的人事及男女八卦，她才会更换工作地点，所以，这些和本身无关的事她尽量不浪费精神去探讨研究。

在这里也许并不像她想像的那么糟，她正好能清静地当她的医生，过她的日子。

陈丽雪趁着换点滴的空档偷偷盯着夜芙蓉纤丽的背影，想起了她初进医疗中心时所引发的骚动。

在医界，大概很少有像她这么美貌出众又年轻的女医生了，气质清雅，风度大方，有着模特儿般姣好细致的容貌和修长匀称的体态，即使长发总是整齐地束在脑后，并且老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然清丽明亮的五官仍然教中心的男性成员们为之惊艳！

只是，惊艳归惊艳，中心的那些男医生和男复健师们在她面前可从来不敢造次，主要的原因正是她的“冷淡”。

真的，从没看过像她这么冷漠的美女，不怒自威的眉宇总是透着冰霜，一副凛不可犯的样子，直把许多心仪她的追求者吓跑，只敢将喜欢硬生生压下，提都不敢提。

她冷静、沉稳又淡漠的个性就像结了冰的水池，谁也别想激起一丝丝涟漪……

用句最简单明了的形容词，她就像一朵开在寒冷高山上的奇花，想摘下她就得冒着被冻毙的危险，偏偏这年头的男人都怕死，所以她到中心上班不过两周，那些苍蝇们就已自动消失。

不过，经陈丽雪和她接触的心得，夜芙蓉并不是个难以亲近的人，只要她多笑一笑，相信就能为她的魅力加分，可惜她却一点都不在乎别人对她的敬畏与疏离，反而像是有点喜欢，甚至享受自己营造出来的孤僻空间呢！

真是怪异的子！

“夜医师，你对男人真的连一点点的好感都没有吗？”陈丽雪想着想着突然壮起胆问。

“什么意思？”夜芙蓉定住了脚，回头问。

“没什么啦，只是……只是中心里有人在传说你是同性恋，我怎样都不信！”陈丽雪被她冰冷清亮的眼瞳盯得有点局促。

护士们都在谈论夜芙蓉的冷漠无欲，到后来竟有人说她也许是女同性恋……

“也许我就是呢，Miss陈。”一阵哑然失笑之后，夜芙蓉故意调侃她，漾出一抹浅浅的微笑。

陈丽雪一呆，还没从她美得令人窒息的笑容中回过神来，就眼睁睁地看她飘然离去，独自错愕。

“喂，睡美男，你想夜医师真会是个同性恋吗？”她傻愣愣地转头问着床上的男人。

当然，男人没给她答案。

但他的身体浮现了一团淡淡的白影，如烟雾般，悄悄飞出了病房……

无声无息。

陈丽雪什么也没看见。

下午还阳光炽烈，孰料傍晚却下起了滂沱大雨，夜芙蓉站在她的办公室盯着窗外，忧心忡忡地拿出手机打回家中，确定家里那两个妹妹是否一切安好。

老二玫瑰人在美国，不劳她费心，但老三茉莉和老四海棠可还都是她的责任，她这个大姐不能不多费点神关照她们。

“海棠回来了吗？茉莉。”电话通了，她照例先问起老四，最担心老是迟归的海棠会遇上这场雨。

“还没，她说她要去图书馆找一本什么有关‘黑咒语’的书……”夜茉莉叹口气，对家中这位脑筋不知转了几个弯的小妹实在没辙。

“又来了，她就不能把心思好好放在书本上吗？”夜芙蓉头痛地轻斥。

“她不喜欢读书，芙蓉，书本上的东西对她来说太无聊了。”

“不喜欢读书？不读书她还能干嘛？一个才十六岁的小鬼，成日不是抱着水晶球就是对着扫帚说话，像话吗？真想把她一个人丢到国外去，眼不见为净！”夜芙蓉揉着眉心。搞不懂为何她得代替在国外玩得乐不思蜀的爸妈为海棠操心。

“你放心把她一个人丢在国外？”

“不……那样太冒险了，盯着她她就已经这么另类了，要是再放牛吃草，恐怕她真会骑着扫把在空飞来飞去把外国人全吓死。”她太了解海棠想当巫女的“雄心壮志”了。

“就是啊，还是把她留在我们看得到的地方，直到替代我们看管她的人出现再说。”夜茉莉建议。

“没错。”

“你放心吧，这点雨对海棠那鬼灵精来说不算什么的，倒是你今天值夜班，小心点。”夜茉莉又道。

“小心什么？躺在这里的不是有病就是快挂了的人，没什么好怕的。”她摘下眼镜，拉下绾住头发的发夹，拢了拢那头不轻易在人前披散开来的直亮长发，脸上难得露出了放松的柔媚表情。

“小心帅哥啊！换了新的工作地点，难道那里没有男人能让你打喷嚏的吗？”夜茉莉温柔的笑声全是戏谑。

夜家的女人从以前就承袭了祖光的超能力，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那超能力早已淡化成为小小的魔法，一种靠打喷嚏确定未来对象的魔法！

只要对哪个男人打三次喷嚏，不用怀疑，那男人必定是夜家的准女婿。

然而，今年秋天就要满三十岁的芙蓉却没有一点点红鸾星动的样子，她看在眼里，不得不为她着急。

“有啊！是有个男人让我打了一个喷嚏，不过他已经昏迷了十二年了。”夜芙蓉自嘲地扬了扬上唇。

“是吗？那真是太不幸了……”夜茉莉微诧。

“可不是？”

“或者他会因为你的喷嚏而醒来……”

“我的喷嚏如果那么有用就不必当医生了，茉莉，上电视表演算了。”她微翻了个白眼。

“对哦，太不罗曼蒂克了！搞不好还会传染。”夜茉莉噗哧一笑。

“根本就是太离谱了！我只是鼻子一时痒了才会打喷嚏的。”她没好气地说。

“你忘了？玫瑰当初遇见她老公时也是这么说的哦！”夜茉莉拿老二玫瑰的事来取笑她。

“别把我和那花痴一并谈论，我才不会像她那么盲目。”她轻啐道。

“在爱情中，谁不盲目呢？”

“我。”她自信十足地说。

“芙蓉，这种话可不能乱讲哦！我们夜家的女人都流有疯狂的血液呢……”夜茉莉警告她。

可能是魔力作祟，夜家的每一个女人谈起恋爱来都带点疯劲，狂野、热情、不顾一切……她依稀记得母亲如此，外婆也如此，连从小对这法力嗤之以鼻的夜玫瑰都如此，好像不这么轰轰烈烈就不算是爱情。

“我相信我能克制得了这份家传的‘疯狂’！”夜芙蓉自豪地扬起头。

原以为夜家的女人至今所拥有的魔法不过是靠喷嚏找丈夫的雕虫小技而已，可是，夜芙蓉却发现，她们四姐妹似乎不只如此。

她是姐妹中第一个发现自己潜藏魔力的人，小时候，她老是听见一般人听不见的声音，那些来自灵异世界的声音经常困扰着她，幸而那些声音后来便自然消失了。

她正庆幸自己变得平凡，不料，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她赫然发觉自己有着更惊人的力量！

七岁那年，她被最要好的朋友的玩笑激怒，一气之下便脱口诅咒对方摔断腿，没想到那无心的诅咒立刻在她眼前应了验，好友从楼梯上跌了下去，那一瞬间，她全身的毛孔仿佛全部冻结，思绪随着好友惨烈的哭喊声跌入了万丈深渊……

从那时起，她变得痛恨自己的特别，甚至对家族的魔法起了反感，于是，她开始学会隐藏自己真正的想法，与他人保持适当距离，孤立自己，也孤立家传的魔力，免得伤人又伤己。

这是失去一个好友的友谊所换来的领悟，她因此懂得自制收敛，喜怒哀乐不再随意流露，凡事必定先衡量后果才会行动，也知道冲动之下所要付出的代价通常是加倍的，所以，自我克制已成了她的习惯，不论是在处理事务的态度上，还是感情上。

她可以接受用打喷嚏来确定对象，但她不要像夜家每一个女人一样老是陷入被感情支配的漩涡中，为爱痴狂。

“芙蓉，这样压抑自己……你不累吗？”夜茉莉倏地问。

“我没有压抑什么啊！我只是不想太随性……”她为自己的原则解释。夜家的女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随性了。

“偶尔随性一下不好吗？看你老是这么严厉地要求自己，我们都觉得你太辛苦了。”夜茉莉柔声道。

“我不觉得辛苦，茉莉，我喜欢生活在自己能掌控的环境下，不希望有太多的突发状况来干扰我的生活。”

“是吗？好吧，只要你喜欢就好。”夜茉莉忽然想起老四海棠说过大姐是家里EQ最差的人。也许，又被那小鬼蒙对了。

“好了，我要去吃晚餐了，今晚我值夜班，你和海棠早点锁门上床。”夜芙蓉始终摆脱不了大姐的角色与责任。

“知道了。”

切断电话，夜芙蓉对着玻璃中自己的倒影发了片刻的呆。

她已经三十岁了，小时候蠢动的魔法似乎也已从体内消退，如今的她就像她自己所期盼成为的样子，只是个平凡的女医生，一个工作稳定又生活无虞的女人。

但为何她仍然不快乐？

这样一成不变的日子似乎少了点什么东西，她说不上来这份失落感是什么，也许毫无欲望的生命是乏味了点，不过这不正是她要的吗？

茫然地叹了一口气，她扎起头发，戴上眼镜，走出她的办公室，往餐厅方向踱去。

这家私人医疗中心位于阳明山后山，占地颇大，两层的楼房盖得像是国外的五星级度假饭店，正因为地处偏僻，所以供应三餐，厨师的手艺极好，一点都不输给大餐厅的菜色。

忙了一天，她饥肠辘辘，正大步往右栋的餐厅走去，忽然，耳中又传来那阵低沉缥缈的细语——

救我……

快救我……

那声音殷殷切切地呼喊，仿佛在催促着她往叫声的源头奔去。

她浑身一颤，不自觉地跟着声音往回走。

随着那诡谲的声音，左转，一步步走向通道底家那间睡美男的病房。

就是这里！

她确信声音是从里头传出来的，就和那天她在里头听见的一样！

盯着房门，她的心陡地急跳起来，那消失已久的能力，为何在此刻再度出现？

鼓起勇气，她握住门把，轻轻旋开了门，那阵求救声立刻停止，她从门缝中看着平躺在床上上的男人，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是他在呼唤她吗？

被困在身体里的灵魂在挣扎吗？

但他为何向她求救？她什么也帮不了忙啊！她甚至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我救不了你……别再吵我了……”她头抵着门板，低声呢喃，摇摇头。

这时，病房里的灯突然灭了，一道冷气从里头散出，她微怔，将门用力一推，就着走廊的借用灯光，赫然发现房里的角落有个人影！

“你是谁？”她惊疑不定地瞪大眼睛，扬声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那人影闻声转头，静静地看着她。

灯又自行亮了。

夜芙蓉诧异极了，对方是个年约十七、八岁的漂亮男孩，个子颇长高挑，一张清俊干净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唯独浑身散发出超龄的沉郁，与那双隐隐跳动着火光的眸子互相呼应着。

他的气质相当独特，只是，太过纤瘦苍白了些。

“你……认识这位病人？”她放了心，走进房内，试探地又问。

“嘿……”很沉很沉的声音从他口中发出，听来像来自遥远的地方。

“你是他的家人？”她又问。

“他没有家人！”男孩冷冷地说。

“没有家人？”她愣了愣。“那你是他的什么人？”

“我是他的什么人？呵呵呵……这我就不清楚了……”他突然笑了，僵硬的表情顿时鲜活起来，

只是，那笑容似乎远带着点令人费解的嘲讽。

“你不清楚？”她蹙了蹙眉，总觉得这男孩有点古怪，来得无声无息，像个阴魂似的。

“是啊……我和他说熟不熟，说不熟又很熟……”他说得模棱两可，语意不清。

“什么意思？”她脸色一敛，这男孩该不会是来闹场的吧？

“没什么，我只是来看看他而已，别紧张，夜医师。”他低头睥睨着她，目光扫过她隐藏在眼镜后方的美丽五官，想起了她的资料。

夜芙蓉，名字和人一样吸引人，是新聘的脑神经外科医生，这个女人，也许能够帮他……他边思忖边审视着她，嘴角逐渐上扬。

“你认识我？”她微惊。

“当然，你不是他的主治医师吗？”他指指病床上的男人。

“但我没见过你。”

“我其实常来这里，只是你没遇到我而已。”

“你常来？”她不懂，如果他常来，她为何不曾见过他？

“是啊？经常来……”他诡笑着，沿着病床绕一圈，审视着床上男人的气色。“如果不常来，万一他被其他女人的口水淹死怎么办？”

口水淹死？他是指睡美男被偷吻的事？

“连这种事你也知道……你到底是谁？”她一凛，敢肯定这人和睡美男绝对有关系。

“这么想知道我是谁？夜医师，你并不像你表现出来的那么漠然嘛！你不是不太想管别人的闲事吗？”他慢慢走近她，嘴角噙着讥笑。

这个冷冰冰的美女，得让她融化才更有趣……

她后退一步，不知怎地，总觉得这男孩表现出来的气势与思维完全超乎他的年纪。

更诡异的是，他好像还知道很多医疗中心里发生的事……

“够了，别耍着大人玩，我只是要确知陌生人的来历，你不说我也不勉强。”她伸手阻止他的进逼，脸色一沉。

“大人？呵呵呵……你以为年纪是一个人成熟度的指标吗？那可不见得哦！有人活到三十岁了，却还幼稚得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呢！”他意有所指地讥讽完，便飞快抓住她的手，但这一抓却让他大感惊异，他脸色一变，像要确定什么似的，倏地将她一扯，带进怀中，紧紧抱住。

“你干什么——哈啾！”她被他的话及逾矩的动作惹得大怒，正想推开他，忽地一个喷嚏冷不防地打了出来，把她惊得几乎跌落下巴，就这么目瞪口呆地瞅着他，无法动弹。

又一个喷嚏！

上一次是昏迷不醒的睡美男，而这次的对象居然是个比自己小了十多岁的小毛头？

老天！她的鼻子果然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怎么？对男人的拥抱过敏？”男孩眉头挑得好高，一脸兴味。

“你……”她心一凛，一时不知该如何去解释这个突如其来的喷嚏是否意味着什么。

“真是有意思，我可以抱你……”乘机将她圈在双臂间，他喃喃地冒出一句奇特的话。

“放手！你……你到底是谁？”她挣开他的手，怒声质问。

“我叫唐尧，夜医师，请好好记住我的名字……”他笑吟吟地盯着她黑中带琥珀色的瞳眸。

“我为什么要记住你的名字？”她又后退一步。

“因为……你和我的关系将会密不可分，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关于这个睡美男的故事，有兴趣，明天晚上下了班不妨留下来……”

“不用了，我不想探索病患的隐私。”她直觉地告诉自己别和这男孩太接近，他浑身充满了太多神秘与未知，那正是她最不想去碰触的范畴。

“真的不想知道？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把他害成这样的，你也漠不关心？”他靠在窗边，双手往后撑在窗台上，俊俏的脸堆满了挑战。

“你说什？”她惊呼。

“我说……他会变成这样，我要负大大的责任呢！”

“别随便开玩笑！”她怒道。

“你不信？这可是我第一次向别人告解哩！”

“是吗？那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让他变成这样的，毫无原因地昏迷，十二年，”她才不相信他有那份能耐！

“我只说他会变这样是我害的，没说是我弄的。”他滑头地道。

“哦，是这洋啊，那么你又是如何害他的呢？”她冷冷地瞥他一眼，压根认定他只是在胡诌。

“啊……你还是不相信……”他看出她的想法。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你一定是这中心里的病患，耳闻不少这位病人的事，才会跑来这里瞎闹……”这是最合理的解释了。

“你认为我在胡闹？”

“不是吗？唐小弟弟。”她端出大姐姐的架子，冷笑。

听见她讥诮的称呼，他脸色微变，猝然大步走向她。

“你想干什么？”她骇异地往后退。

他一把攫住她的肩，将她拉到胸前，脸庞凑近她，阴鸷地道：“你就会知道，把我当‘小弟弟’是件非常严重的错误，夜芙蓉。”

她震惊于他直呼她的名字，正诧异间，双唇就被一团冰冷封住！

好冷的唇！

好冷的吻！

她脑中一片空白，忘了要推拒，忘了自己身在何方，这一瞬间，她耳中又爆出一声声疾呼

救我！

救救我！

她猛地一震，从一阵哆嗦中醒来，这才惊觉唐尧对她做了什么！

“你……放手！你……”狼狈地挣脱他的双臂，她气急败坏地闪到一旁。

老天！她竟被个男孩给强吻了？

“果然……你就是我在等待的女人……就是你！”他眼瞳发亮，笑得有如得到什么宝物。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要是你再这么放肆，我会叫人把你撵走！”她愈想愈气，没料到会栽在一个小男生手中。

“我需要你，夜芙蓉，我需要你的……‘魔力’！”他朝她伸出手。

“什么？”她惊诧极了。他……他怎么会知道她的事？

“你拥有我需要的力量……只有你能救他……你得帮我救他！”他向她走来。

“不！”惊惶地退到门口。“我没有魔力！别过来……”

“有，你有，就是你！快帮我……芙蓉……”他愈走愈近。

“不！不……老天，你一定是个疯子！”她慌慌张张地夺门而出，逃得像只好不容易从陷阱中脱困的猎物。

芙蓉……救我……

芙蓉……

背后传来若有似无的呼唤，她捂住耳朵，拼命往前狂奔。

突然，她在转角处撞上了一堵肉墙，不禁惊声尖叫。

“啊——”

“夜医师？你怎么了？”来人扶住她，安抚道。

她抬起头，认出眼前的男人是医疗中心主任林胜安，这才定下魂来。

“林主任……有个奇怪的人在那间特别病房……”她喘着气道。

林胜安第一次瞧见夜芙蓉失去冷静的模样，有些诧异，又有些新奇。

“真的？我去看看。”林胜安表情微变，眉头一下子锁紧。

她立在转角处看着林胜安走向睡美男的病房，但他打开房门探了探，却向她摇摇头，表示没见到任何人。

“没有？”她匪夷所思，另一头并没有出口，唐尧怎么离开的？

林胜安走回她身边，好奇地问，“你看到谁了？”

“我……”她哑口无言，唐尧是谁她根本不知道。

“不会是眼花吧？那个睡美男在这房里睡了十二年了，除了护士，我可从没看过有谁去看过他。”林胜安笑了笑。

“是吗？”她干笑一声，心中的忐忑却不曾稍减。

唐尧怎么会知道她拥有魔力的事？他怎么会知道，一想到这点，她就平静不了。

“好些了吗？要不要我陪你下楼？”林胜安轻拍她的背，柔声问。

“不用了……谢谢你。”她恢复了原有自恃镇定的模样，移开一步，与他保持适当距离。

“医院里常有些怪事，但别自己吓坏自己。”他对她的排拒不以为意，只是奇怪什么事让这朵冷艳出名的芙蓉花慌成这样。

“我明白，谢谢。”她道完谢，迅速地搭电梯下楼，空空的肚子早已被惊惶填满不饿了。

第二章

失眠了一夜，翌日，夜芙蓉私下向医疗中心的人打听，又上电脑查询住院病患的照片，并没唐尧这个人，如此一来，她对他只是个胡闹的病患的揣测就不成立了。那么，他究竟是什么人？既能在中心里自由出入，又对许多小事了如指掌？此外，若他经常来探视睡美男，为何没听陈丽雪提起过？

一夕之间，她平静的日子顿起波澜，她无法对昨夜的事释怀，不只因为唐尧可疑的行径，更因那声声焦灼无助的呼救……是睡美男在喊她吗？

是他吗？

他想控诉什么？

他和那个叫唐尧的男孩又有什么关联？

她皱起眉头，烦乱地关上电脑，按了按太阳穴，如果她够理智的话，最好别再深入追究下去，她敏锐的直觉已开始警戒，要她小心。

但是，为何她一直有种想要找出答案的冲动呢？

尤其是在见过唐尧之后，她那份被藏在深处的好奇心就像脱缰的野马般到处冲撞着，再也难以驾驭。

她是怎么了？

是因为睡美男和唐尧都让她打了喷嚏才让她失去冷静吗？还是她已厌倦了平淡而无味的日子，想找点刺激的事情做做？

她该不该向这份太过危险的好奇降服？还是继续依循她的原则漠然以对？

彻夜未眠的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纷乱，但在这样的纷乱中，她竟发现自己潜意识中有着一些难以解释的兴奋，好像……好像生命中又有了新的目标一样，使她的心情悄悄地雀跃着……

多年来的良好自制力正面临着挑战，她盯着一片黑漆漆萤幕中自己的影像，无端端想起唐尧那个冰冷的吻，以及超乎她意料的强劲臂力，无波无痕的心竟扬起了轻颤。

一个十多岁的小鬼的吻居然能乱了她的方寸，显然她的修为还不够。

抓起钥匙，她一路生着自己闷气开车回到家中，将车停在车库，走进客厅，疲惫地瘫在沙发上，任头发披散在椅背上，对自己昨晚太过慌张的表现既懊恼又愤怒。

“芙蓉，你回来啦？”夜茉莉抱着一堆杂志从二楼走下来，见到她，笑吟吟地招呼。

“嘿。”她懒懒地应了一声。“海棠上学了吗？”

“是啊……怎么，很累吗？”夜茉莉将杂志放在桌上，挨着她身边坐下，白净细柔的脸上全是关怀之色。

“有点……”

“发生了什么事？”夜茉莉眼尖地看出她心中有事。

她睁开眼，本想说昨夜的事，但随即又作罢。

“没什么……”她挤出一个微笑，摸了摸夜茉莉白皙剔透的脸颊，转移了话题。“你在忙什么？头发盘成这样！”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夜家的女人全留着长发，虽然有时会觉得烦杂，可是从没想过要剪掉，顶多扎起来罢了。玫瑰就开过玩笑，要是她们四姐妹一起披头散发地拿着一把扫帚出门，不用化妆就会被人当成女巫！

四人中，尤以茉莉的长发最美，她发长及腰，乌溜溜得像黑缎做成的瀑布，柔亮得让人好想伸手去拢，不过现在她却把长发用两、三枝铅笔挽成几个髻盘着，那模样活像个丫鬟似的。

只是，夜茉莉就算扮丫鬟也会是个柔美秀丽的俏丫鬟，甜美温雅的她家中的制衡器，正因为有茉莉在，沉冷的她、热情的玫瑰及古灵精怪的海棠，三个个性全然不同的人才能相处得相安无事。

“我在忙啊！搜集了一堆报章杂志，想把它们整理整理，有些没用的就丢到回收桶去……”夜茉莉笑了笑，拍拍她的嗜好所造成的废物。

“你就是太爱搜集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了！看看，连这种三流八卦杂志你也留着！”她拿起一本专门揭露名人影星秘事的小道杂志，真搞不懂老三小脑袋瓜子里在想些什么，这些东西和她画插图有什么关系呢？

“哎，这有的写些奇奇怪怪的事，很有意思耶！”夜茉莉笑眯眯地说。

“那全是谣传。”

“根据媒体研究，所谓的‘谣传’，可信度达七成！”

“哦？那又怎样？就算有可信度，这些消息也不过是垃圾。”她不屑地将杂志丢回桌上。

“才不是垃圾呢！你忘了，上回全靠这些杂志才救了玫瑰啊！”夜茉莉得意地扬起下巴。

“那也是瞎猫碰耗子，运气。”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就爱看这些……这里头有不少帅哥美女，他们的秘史多得可以出书了……”夜茉莉随便翻一页，怡然地看着里头一张帅哥的照片，又道：“你看看，随手一翻就有养眼照片可看，这男孩好俊，才十七岁就当上总裁真不简单……”

夜芙蓉远远地瞄了一眼，不感兴趣地哼道：“那是他生对了地方，荣华富贵全是不劳而获……”

“的确，这唐氏财团在台湾虽没有什么名气，可是他们在海外的投资就多得吓人，有人稍微算了一下他们的资产，几乎可达好几千亿……美元！”

“姓唐？”夜芙蓉心思一动，怎么这两天老是听见“唐”这个姓？

“是啊，这个叫唐尧的男孩……啊！”夜茉莉才念出这个人名字，杂志就被夜芙蓉刷地抢了过去。

“老天……”夜芙蓉瞪大眼睛，看着杂志上那张照片，一颗心陡地跳到喉咙。

俊眉飞扬，黑瞳如星，照片里带着高深莫测笑容面对镜头的帅气男孩不正是医院里那个人……

唐尧！

就是他！

她昨晚见到的就是他！

“怎么了？芙蓉。”夜茉莉问道。

“茉莉，我昨晚遇见这男孩了……”她惊瞠不已。

“你遇到他？不可能吧！这是很久以前的杂志了耶！算算年纪，他也该有三十岁了，你怎么可能遇见他？”夜茉莉眨眨大眼，不明白大姐是不是眼花了。

“他……三十岁？”她因过度的震惊，手中的杂志因而掉落。

如果唐尧已经三十岁了……那她昨晚见到的又是谁？

“这个唐家少爷十七岁继承家业，成为总裁，十八岁时却跑到美国去组一个什么巫术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各种巫法，曾经上cNN电视接受访问呢！只是后来突然失踪，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有的杂志还报导说他病了，也有人说他被人绑架……总之，这件事十二年前在国内还闹得蛮大的哦！”

夜茉莉把从杂志上看来的资料解说一遍。

“十二年前？”一个模糊的意象在她脑中闪逝，她一怔，却抓不住那份头绪。

“嗯，我倒认为他可能被陷害了……那种大家族，想必又是一则勾心斗角的激烈故事。”夜茉莉幻想着豪门家族的恩怨，总觉得看这些事能让人警惕与知足。

夜芙蓉听了她的话，心思更为凌乱，如果照杂志上所言，唐尧是独生子，那么那个自称唐尧的人就不可能是唐尧的弟弟或亲人了？

可昨晚的人明明是杂志上这个男孩啊！

一大堆无解的问题加上一夜失眠，她顿时觉得头痛欲裂，脑部一阵晕眩，天地不停地旋转。

可恶！这些事完全与她无关，为什么会突然间成了她最大的负担？她平静的日子跑哪儿去了？

见她抚着两鬓，脸色苍白地晃了晃，夜茉莉诧异地道：“芙蓉，你怎么了？脸色好差……”

“可能昨晚值大夜……我有点不舒服，想躺一下……”她慢慢站起，深深呼吸一口气，以平缓波涛翻腾的情绪。

“你太累了！我扶你上楼。”夜茉莉担忧地搀着她，一步步上了二楼，进到她的房内。

换上睡衣，她瘫软地躺在床上，闭起眼睛，恨不能把脑子里转来转去的那些影像全都清除，好让自己安静地休息。

“茉莉，你去忙吧，别管我了……”她把脸埋进枕头里，咕哝道。

“好吧，那你好好睡一觉，我不吵你了。”夜茉莉体贴地帮她打开冷气机，才静静地离开。

微凉的风从冷气口送了出来，减轻了她的烦躁，她渐渐放松心情，把脑袋腾空，闷了一夜的胸口顿时轻盈了许多。

什么都别想……就这样好好地躺着，不要再想……她如此自我催眠着。

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半醒半睡，不知过了多久，她开始觉得冷，寤寐中，总觉得有人正在抚摸着她，那寒气逼人的手引起她全身冷颤。

是谁？

芙蓉……

那声声呼唤她的人是谁？

芙蓉，救我……

不！别过来……她想大叫，却发不出半点声响。

倏地，冰冷的唇覆上了她的颈项，她一惊，睁开了眼，脱口低呼：“唐尧？”

是我，我需要你……

不行！别这样！

她惊喘着，被那太过美好的触感吓得不知所措，这个陌生的男人怎么可以这样……这样亲密地碰触她？他怎么能……

哦！

呻吟了一声，她被自己的声音吓住了，她这才发觉，可怕的不是他的唐突，而是她竟不讨厌他的抚摸，在他一截截的占领下，她竟没有一丝丝的不快，反而……反而……

反而希望他就这么击碎她维持了多年的冷漠外壳，释放出她体内不为人知的热火！

只要你成为我的……我就能复活……芙蓉……

你是我的女神……

复活？什么复活？

她一怔，张大了眼，突然间，眼前的唐尧变成了睡美男，仿佛是长大后的唐尧，正以一种

灼热的眼神盯着她。

“不！不可能！不……”她吓得惊叫，用力推开他。

霎时，唐尧和睡美男两人形影交叠，同时对着她微笑，同时呼唤着她。

芙蓉……你要帮我……芙蓉……

“不要！”一声厉吼，她整个人从床上惊醒。

房内空荡荡的，除了她自己，哪有什么唐尧和睡美男？

冷气机的机械运转声单调地响着，那抹阴冷消了，她的背脊反而冒着微汗……

刚才……难道是梦吗？

她大口喘着气，惊疑地忖度着。

可是，如果是梦也未免太逼真了吧？唐尧的唇、手，就像烙印一样，此刻依然惹得她全身滚烫……

滚烫！

她不由得抚住胸口，但这一摸更把她惊得目瞪口呆！

她的睡衣不知何时已褪到腰间，她的底裤也被丢在地板上，而她的下体……仍残留着情欲所带来的湿润潮热……

老天！

她迅速地拉起被子遮掩住自己，简直难以置信，这一切究竟是真是幻？

谁来告诉她答案？

谁能告诉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她会把唐尧与睡美男联想在一起？

他们……

他们！

她倏地抓住了脑中那不时闪烁的意象，唐尧的脸和睡美男的脸……

十八岁的男孩在昏迷了十二年之后，不正好三十岁？

但若是如此，她看见的唐尧不就是……就是……

天！

那两张俊美的脸孔在她脑中相叠，相似的脸形，雷同的五官，仿如同一个人……

她惊跳下床，急匆匆换上外衣，不顾茉莉的诧异低喊，火速地冲出门。

夜芙蓉随便地穿着一条牛仔裤，搭着横条黑白T恤，头发也没扎就这么急匆匆地走进医疗中心，迫不及待地地上到二楼。

习惯了她的整齐不苟，中心里的男女成员都被她这副自然年轻的打扮惊掉了眼珠。

平常她给人的感觉总是冷漠僵硬的，但此时她长发浪漫地飞散着，随着她大步伐的行走，那头乌丝如风的线条般飘曳，镶着一张素净细致的脸，一走过，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忍不住驻足凝望。

但她已无心去理会众人的目光，在经历了那真幻难辨的诡魅挑逗之后，她就发誓要找出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确认她心里那个疑点。

来到睡美男的房间，推开门，她笔直地走向睡美男，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迤迤而进，洒在他的身上，俊挺的脸部线条因光影而显得更为立体凸出，即使陷于昏迷，他依然拥有掠夺女人心魂的雄厚本钱。

她站在床边，仔细地审视着他的轮廓，从宽阔清朗的额头到冒着短髭的下巴，眼前的这个男人，简直和唐尧同个模子印出来。

老天！她为什么一直未发现唐尧和睡美男长得如此神似？

除去紧闭的眼睛之外，他那英俊清奇的五官不正好和唐尧如出一辙？一样英气逼人的浓眉，一样直挺优雅的鼻尖，一样性感迷人的双唇……

唯独不同的是唐尧脸上还有着年轻的青稚，而睡美男却多了份成熟的魅力。

但……但她几乎能肯定，他们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可是，真正的唐尧躺在这里，那么那个阴魂不散地骚扰着她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不成会是……一个魂魄？

“看来，你已经有答案了！”唐尧的声音突然毫无预警地冒了出来。

“嘎！”她惊骇地转身，吓得坐倒在床沿。“你……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一直没离开过你啊！”唐尧扬起一抹邪气的笑，年轻而俊逸的脸孔益发显得气势慑人。

“你一直跟着我？”天！她真的被他缠上了？被个……生灵缠上？

“只要你在哪里，我就会到哪里，直到你答应帮我……”他欺近她，弯下身，伸手掬起她一缕发丝，放到嘴边亲吻。

只有他看过她除去眼镜、长发披散开来的妩媚，他已等不及好好挖掘她冷漠面具下的热情了。

她的惊愕立刻被愤怒取代，用力从他放肆的手中扯回自己的头发，喝道，“你这奇怪小鬼！离我远一点！”

“叫我走开？不会吧！你明明很喜欢我，刚才是谁在我怀中嚶嚶不已……”他戏谑地暗示着她不久前才对他的挑逗热切回应。

“闭嘴！”她羞怒地喝道。

“我忘不了你在我的抚摸下发出的呻吟，芙蓉，那真是全世界最美的声音。”他继续说着，并且好整以暇地欣赏着她着火的双颊。

“那只是个幻觉！”她相信自己一定是被他的迷障所惑而已，否则怎么会对一个比自己小十二岁的男孩有所反应？

“你真以为是幻觉吗？芙蓉……”他再度出手，轻轻梳拢着她耳鬓的头发。

她倒抽一口气，此时的她异常清醒，但是，就像昨晚那个冰冷的吻，她却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实质的触摸！

为什么会这样？她不懂，若他只是个魂魄，为何能触摸到她？

“惊奇吗？我也是……我比你更惊讶，因为十二年来，只有你能听得到我，看得到我，摸得到我……”他目光灼灼，高举起手，阳光穿透了他微微透明的掌心。

他，只是灵体！

这下子，连夜芙蓉自己也呆掉了！

细看之下，她才惊觉他的身形也若隐若现地映照出他身后的物体……

几乎是反射性地握住他的手，那缥缈得随时像要消散的影像，在她五指间竟是如此真实！

每一个指尖，指纹，手臂上微微凸起的静脉血管，她都摸得一清二楚。

太不可思议了！

他分明是个幽魂，别人看不到的幽魂，为何对她来说他却像个实体的存在？

“似……你究竟是……”惊恐地放开他的手，她因为太过惊愕，生平第一次讲话结结巴巴。

“我是他！他的灵魂。”他瞥了床上的自己一眼。

“我不懂，唐尧已经三十岁了，而你却……”眼前的他却只有十八岁！

“对，我已经三十岁了，因为我昏迷了十二年……不过，我的灵魂却被困在十八岁的时间里。”他一字一句地说着。

“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她喃喃地道。

夜家女人拥有一点点小魔法已经够离谱的了，岂知世上还有比她们这群魔女更光怪陆离的事存在？

“我以前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但还是被我遇上了。”他脸色一沉，自嘲地哼了一声。

“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刚解开一道谜，可是接下来的谜却更难解。

“这一切，我会慢慢告诉你。”他走向她。

“不……算了，我想我最好别再知道太多，我……”她连忙闪开，后悔问了问题。

有关唐尧的事必定充满诡异，她深怕知道太多就会搅进他的世界，再也难以脱身。

“你怕了？怕我？还是怕你自己？”他眉高高一挑，索性坐在床边，顽皮地晃动着脚踝。

“我……”她脸色微变。

“你怕再接近我，会被我所吸引，是吧？”他坏坏一笑，年轻的脸竟笑得老成而阴险。

“我才不会被个十八岁的小鬼吸引！”她立刻反驳。纵使心虚地发现他说中了她的心事，她也不想表露。

“我三十岁了！”

“但你的心智只停留在十八岁，自负、狂妄、无知！”她看得出，在他昏迷之前，他一定是个被财富和女人惯坏了的富家少爷。

唐尧的表情一敛，第一次有女人敢当着他的面这么批评他。

“你真懂得如何激怒我，但我得告诉你，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放弃得到你的决心！”他目光如电，直射向她。

“得到我？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女人，为何你一定要缠着我？”她惊怒地反瞪回去。

“你还不懂吗？你是我苏醒过来的关键啊！”

“什么？”她心一凛。

“我的昏迷不是生病，而是遭人暗算，我中了一种巫咒，一种叫做‘死尸活灵’的巫咒！”他冷冷地道出他的病症。

“死尸活灵？”光是这个名称就听得她浑身发颤。

他会变成这样……是被人陷害？

“他用这巫咒困住我的灵魂，要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脸上布满了仇恨，对十二年前的事依然愤火难消。

“他？他是谁？”她忍不住好奇，脱口问道。

“他是……”他话刚要出口，就被拎着点滴瓶走进来的陈丽雪打断。

“咦？夜医师，你今天不是休假吗？”陈丽雪看见夜芙蓉颇感意外。

夜芙蓉吓了一跳，急急地看了唐尧一眼。

“怎么？你是不放心睡美男吗？哎！他不会有事的，十二年来都一个样，除非老死，否则他很可能就这么睡一辈子罗！”陈丽雪边说边走向床边，换下点滴瓶。

夜芙蓉惊得无法呼吸，因为陈丽雪的身体正穿透坐在床沿的唐尧，两人身形交错，而她却丝毫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庸尧眼光瞟向夜芙蓉，丢给她一记微笑。

夜芙蓉呆若木鸡，难不成……除了她，别人都见不到、也摸不到唐尧的灵魂？

“Miss陈，你……你没看见什么东西吗？”她嗫嚅地问。

“什么东西？这里除了睡美男和你，还有什么东西？”陈丽雪转头看她，不明所以。

唐尧在这时恶作剧地伸出手，在陈丽雪胸口及臀部游移。

“住手！”夜芙蓉生气地制止。

正在换点滴瓶的陈丽雪一愣，停止动作，问道：“怎么了？夜医师？”

“啊……没什么……”她尴尬得不知该如何解释。

“我做错了？”陈丽雪奇道。

“没有，不是你，是……”她陡地住了口。差点就说出唐尧的名字了。

“你今天怪怪的耶！夜医师。”陈丽雪抿嘴一笑。

“我怪怪的？”她张大了眼。

“是啊，不仅没戴那副没度数的眼镜，穿着也不一样，感觉变得好性感，连个性也变得好有趣……说真的，这样的你好漂亮呢！”陈丽雪笑道。

在这种时候被称赞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她无奈地摇头，说道：“我是因为急着来医院，才没注意到仪容的散乱……”

“我喜欢这样的你。”唐尧插嘴道。

“你闭嘴！”她生气地骂道。

“嘎？我没说话啊！”陈丽雪无辜地看着她。

唐尧贼贼地笑了。

“啊，我不是……”她不知该如何解释，懊恼地瞪他一眼。都是他害她像个神经病一样！

“夜医师，你是不是太累了？”陈丽雪一头雾水地眨眨眼。

“可能吧！”她叹了一口气，随即拢了拢长发，转头走向房门。“我还是回去好了。”

“等我！”唐尧追上她。

“别跟来！”她有点生气地回头怒斥，不意正好撞见陈丽雪疑惑的眼神。

“呃……我今天不太舒服，我先走了。”她紧接着道，然后匆忙地奔出病房。

“我跟定你了……”唐尧笑着紧跟在她身后。

她愈跑愈快，直接奔到她的车上，谁知一转身就看见唐尧已坐在她身旁的位子。

“你……你到底想怎样？”她没好气地瞪他。

“我要你帮我啊！”他一副闲凉的样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我又不会巫术！”她不满地说。

“不需要巫术，你那天轻轻地摸了我的脸之后，我的灵魂就能脱离躯壳，可见，你一定能救得了我……”他直盯着她，没有离开的打算。

“那也许只是误打误撞蒙上的，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个把你害成这样的元凶出来，偏要把我扯进去？”夜芙蓉一点搅进他个人恩怨的意愿都没有。

“元凶啊……我早就知道是谁了，只不过现在我变成这样，斗不过他……”他身子一正，往后靠在椅背微蹙起浓眉。

“你知道是谁害你的？”她惊讶地问。

“是啊……那个野心勃勃的人，除了他，没有人会这样背叛我。”唐尧一双清澈的眼瞳在瞬间蒙上一层阴影。

“他？他是谁？”她脱口问道。

他扬了扬眉，转眼瞧她，嘲讽地笑：“你不是不帮我吗？”

“我……”她一愣，马上又武装自己。“我只是随便问问……”

“别装了，你啊，对我的事好奇得很，是不是？”他倾过身，一手搭在她的椅背，一手则搁在方向盘上，正好将她困在驾驶座上。

“我好奇的是在这种时代，还有谁会巫术？”

她局促地往后靠，不明白只是个灵体的他为何老是能给她莫大的压迫感。

“以前我也只是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可是现在不得不信了，在我被封住的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古代的魔法师站在我面前，施展着最恶毒的魔法……”他喃喃地说着，漂亮的眼睛里依然残存着难以置信的怒焰。

十二年前的那个阴沉的黑夜，他期待了好久，终于见识到他梦寐以求的巫法，然而，他万万没料到，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难以用科学解释的异象同时，他就被判了死刑！

“他究竟是谁？”夜芙蓉的好奇心已被挑起，再也压不回去了。

唐尧静静地看着她，才缓缓道：“他……是我未婚妻的男人！”

“什么？你未婚妻的……男人？”她震愕地惊呼，这是什么语意？

他……他有个未婚妻？而他的未婚妻还有其他男人？

“是的，我的未婚妻是一个我以为很善良，也很聪明的女孩，我一开始还以为自己非常爱她呢……她知道我对巫术很有兴趣，于是介绍一个男人给我认识，我和那个人因此成了莫逆，三个人在美国组了一个实验中心，一同研究古代巫术。但是，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主动接近我全是有目的的，她完全投我所好，只是为了侵占我唐家的财产，所以，她和那个拥有非凡魔力的男人串通，将我变成这个模样……你看，这样的‘未婚妻’和‘好友’我怎能放过？我一定得想办法在三十岁生日之前活过来，在他们出手掠夺我唐家财产之前，杀了他们那对狼狽为奸的男女！”他的表情愈说变得愈凛冽。

“为何要在三十岁生日之前？”她被他的杀气震了一下。她看得出来，他是认真的，非常认真地想……报仇。

“由于我太早继承家产，为了自我保护，我事先立下遗嘱，三十岁之前，我若死去，唐家这笔财产将全数捐出，谁都得不到。但是，三十岁之后，这笔钱就会由我的亲人继承……”

“你的亲人……那不就是……”

“没错，就是我的未婚妻。”他沉冷地笑了笑。

“原来……”好复杂的事！情人变仇人，真是情何以堪。

“等我满三十岁之后，我若出了事，唐氏财团就是她的了。”他说得很轻松，不过眼中全是怒火。

“你的意思是……你的未婚妻只要让你活到三十岁就要把你给……”她瞪大眼睛。

“是的，我的日子不多了，再过两个星期，就是我三十岁生日，到时，我将一无所有，而且会从这世界上真正消失！”

她浑身起了一阵哆嗦。

果真像茉莉说的，豪门恩怨深如海！

“所以，你一定得帮我，芙蓉，你得帮我解开这该死的咒语！”他抓住她的肩膀急道。

“可是……我怎么帮你？我根本无能为力！”她无可奈何地低嚷着。

“你可以的！我在被困住的刹那就听那个男人说了，我永远忘不了他那时的狞笑，他告诉我，要解开我的咒语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找到一个能解救我的女神，一个能给我爱、给我一切的女人！”

“我可不是你的女神！”她一惊，连忙否认。

“你不是？那为何只有你能看到我，碰到我，其他女人却不能？”他说着便双手捧住她的脸，企图说服她。

“我也不知道！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急忙打掉他的手。

“绝不会错的！一定是你！我只要和你结合，就能活转回来！”他不顾她的抗拒，一把将她搂进怀中。

“结……结合？”她惊得呆了！他在说什么鬼话？要解开他的魔咒就是和他结合？

太荒谬了！

“是的，我想过了，所谓的‘把一切给我’就是指你和我灵体交合，就这么简单……”

她倏地大怒，用力将他推开，怒气腾腾地大吼：“一点都不简单！这种事你找别人，我帮不了你，我……哈啾！”

话没吼完，接着冒出来的喷嚏却将她吓得心魂俱颤。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这是她对着唐尧打出的第三个喷嚏！

老天爷！眼前这个半魂半鬼的男人竟是她的对象？他……他甚至已经订过婚……不……

“不！”她倒抽一口气，惊慌地低呼。

“咦？你这么生气做什么？难道你真的对男人过敏……”唐尧讽刺地反问。

“你疯了，不见得我也要陪你疯，你要找女人就去找你的未婚妻吧！别再赖着我！”她像在看什么怪物般瞪他一眼，用力推开他，转身冲下车，大步逃离。

逃离这个噩梦。

“芙蓉！”唐尧的身影穿过车门，看着她仓皇的背影，一张俊脸陡地沉了下来。

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夜芙蓉绝对是救他的唯一关键，他一定得得到她，不管她答不答应，他都不会罢手……

她逃不了的。

第三章

“什么？你对同一个男人打了三个喷嚏？”夜海棠嘴里啃着菠萝面包，鼓着腮帮子，一双灵活慧黠的大眼直盯着她大姐，满脸的怔愕。

不是她心肠恶毒，她老是以为大姐会是她们夜家唯一一个不结婚的老处女，根据她研究了十年的水晶球经验预言，大姐的命格内是不太可能有男人出现的，除非那人不是人……

“是谁？你的病人？”夜茉莉立刻问。

“该不会是个快要死掉的人吧？”夜海棠吞下面包，随即又咬了一口。

夜芙蓉瞪着两个妹妹，有时真的不太喜欢她们的敏锐，尤其是才十六岁的海棠，别看她年纪最小，对事情的感应却是四姐妹中最好的，老实说，她甚至有点怀疑她会不会是她们那位拥有超能力的老祖宗下凡转世。

“是不是嘛？”夜海棠见她不语，马上追问。

“你这小脑袋就不能转慢点吗？海棠。”她叹了一口气，烦恼地坐在沙发上，双手环在胸前。

“真的是你的病人？该不会是……你上次在杂志上看到的那个男孩……”夜茉莉的联想力也相当丰富。

“唉……”她除了叹气，已经不知该说什么了。

“男孩？什么男孩？大姐的对象是个小男生？不可能啊！大姐没有这种姐弟恋的运势……”夜海棠惊异道。

“他已经三十岁了！”她立刻澄清，但紧接着又想起自己不也一直把唐尧当成小弟弟？啧啧！都怪他那十八岁的灵体没跟着躯壳长进，年轻得教人害怕，尤其是教她这个老女人害怕……

“三十岁？可是……芙蓉，你不是说他只是个男孩吗？”夜茉莉担心地看着她。

“我看到的只是他的魂魄，他正是医疗中心昏迷了十二年的那个病患。”她解释着。

“昏迷了十二年？那跟死人有什么两样？”夜海棠叫道。

“他还没死！”她瞪了海棠一眼，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替唐尧说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芙蓉，你和那个唐少爷之间……”夜茉莉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我被他的灵体缠上了，就这样。”夜芙蓉苦笑。

“灵体？”看吧看吧！大姐的对象果然不是人！夜海棠在心中低喊，为自己愈来愈精进的法力自豪不已。

“他的灵体真的脱离他的身躯？”夜茉莉问。

“是啊，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我让他的灵魂脱困的，而现在，他希望我能救他，使

他醒来……”她微蹙着眉，回想起乍闻唐尧的诡异过往时，心里的那份震撼与悸动。

一个人的灵魂被困在身体内十二年会是什么感觉？

这和坐牢有什么两样？或者……比坐牢还痛苦……

“咦？身体昏迷，灵魂却被困在躯壳内醒着，这和我最近在看的‘黑魔咒’中一种巫咒很像耶！”夜海棠以食指轻敲着头微晃，颈后的两根长长辫子随着身体摇摆着。

“什么巫咒？”夜茉莉又问。

“死尸活灵。”

“死尸活灵？”夜芙蓉心一凉，脸色倏变。“真有这种巫术？”

“有啊！这是黑巫咒中最毒的一种咒语，而且只有道行高的巫师才会施法……”夜海棠点点头。

“那……要怎么解除？”她急急地问。

“这得看下咒的人怎么设计了，不过，通常那是非常难解的，中咒的人通常只有等死的份。”夜海棠耸耸肩。

等死？

这两个字让夜芙蓉无端端地焦虑起来，若她不帮唐尧，他是不是真的会死在他未婚妻手里？

但是，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如此荒唐，她怎能和一个……一个灵体上床？

即使他是她命定的对象，她又怎能答应这么无礼且可笑的要求！

“芙蓉，我看你离那个唐家少爷远一点比较好，一个人好端端被下了咒语，他必定是个麻烦人物。”夜茉莉担忧地道。

“这我明白，可是……”唐尧的恩怨其实一点都不关她的事，她如果够理智的话就别趟进这不见底的浑水中。

只是，她能眼睁睁见死不救吗？

如果她真的救得了他。

“茉莉，你这样说等于叫大姐违抗命运，那个‘活死人’是大姐选上的男人耶！”夜海棠摇摇头，不赞成茉莉的建议。

“不然你要芙蓉一头栽进危险之中？我敢断定，那个施咒的人一定不好惹。”夜茉莉听了夜芙蓉转述的整个事件，脑里对那位和唐尧未婚妻狼狈为奸的巫师已经想像了一个恶魔的形象。

“我倒觉得这是大姐的考验……想得到爱情，就得去冒险，是不是？大姐。”夜海棠人小鬼大地指着夜芙蓉。

夜芙蓉怔住了，这真的是比自己小十四岁的妹妹说出的话吗？一针见血得让人冒冷汗。

她和“想要就去争取”的夜家老二夜玫瑰不一样，从来就不是个有勇气去冒险的人，外表的冷漠也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伪装，害怕受伤，所以和别人保持着安全距离，在那故作冷静与成熟的面具下，藏着一颗胆小的心！

所以，她规划出自己生活的原则，照着一贯的步调前进，就不会出错。

美其名是自我管理得当，事实上却是种逃避麻烦的伎俩而已。

而此刻，她的面具竟被十六岁的海棠一语戳破，那感觉比全身赤裸还要难堪。

“我并不需要爱情……”她小心地保留着自尊。

“没有女人不需要爱情的，尤其是夜家的女人！”夜海棠笑了笑。

“不要再说夜家的女人如何如何了，难道生在夜家就非得每一个人都一样吗？我就不相信没有魔法和男人我会活不下去！”她被激怒了，失控地怒喊出声。

夜茉莉和夜海棠都吓了一跳，傻傻地瞪着鲜少发脾气的大姐。

夜芙蓉发觉自己失态，更加懊悔，咬着下唇，转身冲上楼。

“果然要出事了……”夜海棠喃喃地道。

“你这嘴巴再不缝紧一点，不出事才怪！瞧你把芙蓉气的……”夜茉莉轻拍了一下她的后脑。

“哎！打我干什么？气她的不是我，是那个‘活死人’啦！”她吃痛地哀叫一声，不服气地嘟起嘴巴。

“这事有点奇怪，海棠，你不觉得自从玫瑰展现了魔力救了她老公后，我们四姐妹的力量好像有骤增的趋势，不然芙蓉怎么会看得见一个魂魄？”夜茉莉清秀的细眉微蹙着。

“我早就知道我们的能力不只打喷嚏而已，你等着看吧！大姐隐藏了多年的魔力就要觉醒了……”夜海棠笑咪咪地预测。

“你又知道了？”这小鬼！

“我当然知道，我们四个啊……绝不是泛泛之辈！”她高高扬起下巴。

“是——吗——？”夜茉莉声音拉得好长。

“是的，尤其是我，我将来一定是个不得了的人物。”她自鸣得意，谁知一转头，夜茉莉早就踱到厨房泡她的花茶去了，根本不理她。

“哼！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她讪讪地鼓着腮帮子，坐回沙发，继续大口大口啃着她最爱的菠萝面包。

而回到自己卧室里的夜芙蓉则生着闷气地站在落地镜前，瞪着镜中的自己低语着。

“我是怎么了？平常的冷静跑到哪里去了？不过是十八岁男孩的灵魂就把我吓慌了吗？就算我对着唐尧打了三个喷嚏又怎样？这就表示我得接受他那可笑的要求？不……如果我所选择的对象太差，我就有权利把他剔除！真正的魔力应该是这样，而不是盲目地顺从命运……”

“什么三个喷嚏？什么选择的对象？你想把谁剔除？我吗？”唐尧的声音倏地从角落传出。

她惊愕地转身，怒气一下子冲上眉睫。

他正斜靠在窗边，双手歪在胸前，两条长腿闲散地交叉着，模样俊俏得教人发慌。

“又是你！为什么你一定要这么死缠着我？”她握拳在胸口挥舞，忍耐已达极限。

“我不得不跟紧人，只有你能救我啊！”他盯着她笑。

“你的毛病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你另请高明吧！”她决定和他保持距离，不让他再有机会捣毁她的平静。

“没有人比你更高明了，夜医师，你在脑神经外科可是小有威名的啊！”唐尧笑着说。

“脑神经外科和巫术正好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她马上撇清。

“可据我的打听，你们夜家的魔力也是赫赫有名哦！”

“你……你从哪里打听来的？”她失声低呼，睁大眼睛。

“从你们姐妹的对话啊……呵呵呵，芙蓉，你忍心对你打喷嚏的对象见死不救？我要是死了，你是会成为寡妇的……”他笑吟吟地走向她。

“你……你偷听我们谈话？”她一惊，暗叫不妙。

被他知道三个喷嚏的魔法和意义，要摆脱他将更困难了！

“你怎么可以瞒着我这么重要的事？你对着我打了三个喷嚏，我将成为你未来的丈夫，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拒绝我的要求……”老实说，这个意外的发现让唐尧颇为诧异，或者，冥冥之中他和她早已注定要牵扯在一起。

有意思！

“对你打了三个喷嚏又如何？我并不完全相信自己的鼻子，尤其对象是你这种半死不活的男人……”她被他认定她不得不帮他的口气惹毛了，脱口便讥讽他。

“原来你也认为我是半死不活的怪物啊……”他眉峰高高一挑，倏地欺近她，猝然地捏住她的下巴，俊目充满了怒火。“那就看个仔细，仔细地看看我被折腾成什么样子！”

他是半死不活，这十二年来他在生死边缘游走，生不如死，她又怎能了解他的痛苦？这样耗着比一刀砍死他还要难挨！

“放手！”她急斥。

“而我这怪物……很可能是你未来的丈夫啊！”他说着以拇指轻刷她的下唇。

“请你放尊重一点！”她寒着脸，伸手就往他脸颊掴去。

他趁势扣住她的手腕，将她往怀里一带，年轻的俊脸扬起一抹兴味。

“我们将来就要成为夫妻，还这么见外做什么？”

“放手！”她怒斥。

“不放，今晚，我就要你！把你的一切给我，爱我……”他说着抱住她往床上跌落。

他不要再等下去了！他要脱离这个苦海，他要早日去向他那位阴险的未婚妻，以及那个把他变成这样的恶棍讨回公道。

“不！”她扭打着，没料到自己会被个灵体给制住。

“放轻松点，芙蓉，你马上就会觉得很舒服的……”他拉高她的T恤，手灵活地钻进胸罩内轻揉着她的酥胸。

“唐尧！”她震骗于他的力量，明明只是个十八岁的男孩魂魄，为何能困得她动弹不得？为何……能一下子攫住她的感官？

“从没有人唤醒你的身体，对不对？三十岁了，你却青涩得像个少女……好美……”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放开我！”她又羞又急地伸腿向他的鼠蹊踢去。

“啊……”一阵悸动贯穿她全身，惊得她连连抽气。

“住……住手！”她伸手想阻止，不料他整个人朝她压下。

“别抗拒你自己的欲望，男女交合本来就是件很美好的事，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会好好待你的。”他在她耳边细唱，接着舔吻起她敏感的耳垂。

“不要……”她低呼，这两字不只是在拒绝他，也在抵抗体内那簇不停地上扬的火苗。

他很快地吞下她的声音，狂吻住她粉红的唇瓣。

“你……你放开我……”夜芙蓉的声音显得软弱无力，她一方面推阻他，一方面又惊惧着自己心中那份模糊的渴望。

男女之事她不是没见识过，她原以为自己无欲，可是一旦遇见这个唐尧，情潮却毫无预警地澎湃而来，那种感觉使她不得不怀疑是否是因为他是她命定的男人，她才会对他特别有反应？

“啊——”他的惨呼声一下子飘远。

夜芙蓉瞪大眼睛，眼睁睁看着他像被某种力量吸住般穿透墙，急速离开。

“哇——芙蓉！救我——他又来了……他来了……”他痛苦的呼喊声逐渐远去，终至消失得一干二净。

夜芙蓉惊瞠无言地杵着，两眼空茫地瞪着房里空旷又诡异的氛围，一点也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唐尧突然地来，又突然地去，仿佛是个阴魂……

天！他本来就是阴魂！而且还是个好色的阴魂！

她猛地回过神来，心又是狂跳不止，她竟然抵挡不了一个魂魄的挑逗……

低头瞥见自己因激情而泛红的胴体，她又是羞赧又是心惊，若非他就这么匆匆离开，她很可能就和他……和个灵体……

搞上了！

真该死！她将脸埋进双手掌心，简直无法理解自己在做什么，按照平常的性子，她早该把他踢开才对啊！岂会差点让他得逞？

抓起衣服冲进浴室，她扭开了水龙头，借着莲蓬头冲刷而下的水洗去满心的羞愤与自责。

下回若是唐尧再次对她非礼，她一定要赏他两个耳光，让他明白她夜芙蓉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女人。

就算他是……是她命定的对象……

两天过去了。

虽然夜芙蓉已处在备战状态，可是，两天来唐尧却毫无动静，这使得房间以身体不适而请假的她更加坐立难安。

他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似的，再也没有出现。甚至，连他那扰人的呼唤也已无声无息。

发生了什么事吗？

犹记得那天他猝然地离去，惊慌的呼救声就像要被杀了似的……

被杀？

莫名的不安倏地攫住她的心头，到目前为止，她还没决定相不相信唐尧的话，他口口声声说自己被陷害，但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他是真的被人陷害至此，还是这一切都只是他自己的胡思乱想？

也许她应该去查一下唐尧这个人的背景资料，看看他的四周是否真存在着要置他于死地的人。

但是，该怎么查呢？向来独善其身地过着日子，她从没有对任何人这么在意过，如今要她去调查某个人，还真难为了她那颗只对医学有兴趣的脑袋。

匆匆走下楼，她打算先问问茉莉，那小妮子不就爱搜集八卦杂志？或者她会有线索也说不定。

厨房飘出了熟悉的茉莉香，想必是嗜喝茶花的茉莉又在调制她的饮品了，夜芙蓉掀开厨房门上的布帘，看着泄下一头长发的茉莉只穿了件白棉睡衣，赤着脚，站在厨房的阳台外，正在摘着她亲手种的花草，皎洁的月光洒在她身上，盈盈泛着淡淡的光泽，看起来像极了从童话里走出的虚幻精灵……

“茉莉！”她轻声唤着。

“嗯？”夜茉莉转头，秀丽的小脸习惯地漾着能安抚人心的微笑。“什么事？芙蓉。”

“你那里有没有什么杂志有提到唐氏财团或是……或是唐尧这个人……”她故作自然地问，但语气中的踌躇已稍微泄漏了她的尴尬。

真的，主动去探查男人实在不像她的作风。

“我找找看。”明明看穿夜芙蓉的心情，夜茉莉并没多问，只是体贴地帮她倒了一杯花茶，要她到客厅等候。

找了几本与那天发现唐尧的报导相近几期的杂志，她们只找到一些有关唐尧和一些年轻女子拍拖的八卦新闻，其中还提到他的风流与狂傲总是让他母亲大伤脑筋，好多次都必须由唐氏财团出钱替他摆平这些桃色纠纷。此外，并没有任何讯息提到他订过婚……

“看来，你遇上了个不良公子。”夜茉莉抬眼盯着她的脸色，心中的担忧比日前更甚。

以前从没想过，夜家的女人打喷嚏的对象如果是个坏人，那该怎么办？是照单全收？还是退货？

眼下她多少看得出那个姓唐的并非善类，要是大姐就这么栽进去，她该不该阻止？

“果真是个好色之徒，十八岁就俨然是个风流的败家子了。”夜芙蓉心中多少已有谱了，唐尧绝不是那个乖乖牌男人，可他的桃色纪录还是多得吓着她。

“既是这么差的人，你还要？”

“我不知道，茉莉，我并不怀疑夜家的魔法，但我怕的是……选上他的是我自己……”这是最让她烦乱的地方，从小，她就认为打喷嚏找丈夫其实一直是她们夜家女人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是每个女人自己去确定自己的对象的。

“你自己选的？”

“难道你认为打喷嚏这件事是老祖宗在操纵？”她认真地问。

“不……”夜茉莉恍然地摇摇头。是啊！做选择的是她们自己，不是别人……

“虽然我不明白我为何会对唐尧打喷嚏，可是显然我的直觉已做了选择，现在，我的烦恼是我该不该相信他……”她皱着眉，看着手中杂志上的报导，心有点凉。

如果照杂志上的描述，唐尧是个声名不佳的富家公子，那么，他的被陷害会不会隐藏着其他不为人知的内幕？

“可是芙蓉，你有没有想过，为何会挑上一个不在自己预期中的男人？我开始有点害怕我们家族的超能力了……”夜茉莉叹了一口气。要是她哪天对着一个大恶人打喷嚏该如何？想来就不安。

“别担心，你一定会找到一个非常非常爱你的男人。”夜芙蓉安慰她。

“即使他是坏蛋？”

“就算是坏蛋，我相信你也能帮他找回良心。”这句话不是恭维，而是夜芙蓉的真正感觉。

茉莉就像个天使，在天使面前，不会有坏人的。她深信。

“哇！别把我说得这么神通广大。”夜茉莉吐了吐舌尖，笑了。

“我是说真的……”夜芙蓉被她淘气的小动作惹得莞尔。

这时，她忽然听见唐尧一声声急切的呼唤——

芙蓉……

救我！芙蓉！

快来！

快来救我……

她心中大惊，这次的声音比之前的还要急迫，她几乎没有细想便拎起车钥匙往外冲。

“芙蓉！怎么了？你要去哪里？”夜茉莉紧揪住她。

“唐尧……他可能出事了，我听见他在叫我……我得去医疗中心看看。”她惶惶地说。

“你真要去管他的事？也许有危险哪！”夜茉莉叫道。

“我……我也知道其中的危险性，但是……但是我无法不管他……”那份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狂热，上已被唐尧挑起了，再也冷却不了……

夜茉莉盯着眼前向来冷若冰霜的大姐，那蠢动的热情，不安的神采，在在都在说明她已经掉入爱情的泥沼了。

“好吧，你去吧，但千万小心。”夜茉莉放开了手。

她有预感，夜家又要多一椿“疯狂”的爱情故事了……

“我会的。”夜芙蓉丢下这句话后奔向车库。

夜晚十二点多，人车稀少了些，她飞快地来到中心，直接进到二楼那间最角落的病房，瞪着空空如也的大床，立刻被吓得呆若木鸡。

唐尧不见了！

就这么消失了！

愣愣地立在原地，心头忽地被某种空虚的感觉揪疼，她无法解释那抹焦虑为何而来，那家伙不来骚扰她不好合了她的心意？但为何此刻她会觉得怅然若失？

他究竟到哪里去了？

“夜医师？这么晚了，你来中心做什么？”林胜安的声音倏地在她背后响起。

她霍地转身，有些激动地问：“唐尧被谁带走了？”

林胜安的脸色微变，盯着她反问：“你……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是他的家人来接走他的吗？”她迳自问道。

“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他的身份的？”林胜安一把扣住她的手腕，厉声问。

“什么……”呆了呆，她对他脸上的怒气非常不解，但她立刻明白，也许他早已知道唐尧的事。

“十二年来，没人知道他是谁，为什么你会知道？”林胜安一改平常的温和，扬声追问。

“我……”她无言以对，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难道她能说她 and 唐尧的魂魄说过话？

就在此时，一声微弱的声音再度传进她的耳朵。

芙蓉……

芙蓉……救我……

她大骇，脱口喊道：“他在叫我了！他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你说……是不是你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天！你能听见他？难道你就是……你就是将他灵魂解放的人……”林胜安惊喘一声，脸色又是一变。

“快告诉我他在哪里？”她喝道。

“你跟我走！”林胜安又瞪了她半晌，忽然扯住她，急急下楼，走向停车场。

“喂！你要做什么？放开我！”她愤怒地挣扎着。

“你不是想见唐少爷吗？那我让你永远陪着他……”林胜安霍地站定，一回头竟变了脸色，将她甩向他的车。

她惊骇地转身，赫见林胜安手里拿着一根针筒，不怀好意地一步步向她逼近。

“林主任……你……你想干什么？”她惊问。

“我还以为谁能有这么大的魔力让唐尧离开他的身体，原来是在搞鬼……看来你不是个普通的医生，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混进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林胜安狼狽地盯着她。

“我只是个医生，至于看得见唐尧完全是凑巧……”她不耐地解释。

“凑巧？太可笑了，能解除他巫咒的人可得有不小的法力才行，你以为这种事能用‘凑巧’两字带过？”

“事实就是如此……”她一边回答他，一边却暗暗心惊他是什么身份，显然他对唐尧的事了如指掌。

“少来了，老板早就提醒我，要小心别让唐尧出任何状况，我看守了他这么久，没想到你竟能释放他，搞不好你就是老板最担心的女人……”

“你的老板？你的老板是谁？唐尧的未婚妻？”她插嘴问。

“哼哼，是谁都不关你的事了，因为你再也别想多管闲事了。”林胜安哼了一声，举起针筒就往她的手臂扎下。

她低呼一声，匆忙躲开。

“你知道太多事，留你不得，乖乖地扎下这针，我保证你不会感到任何痛苦，反正再过不了多久，唐尧就会去黄泉路上陪你了。”林胜安堵住她的去路，趁势揪住她的头发。

“不！”她痛喊着，转身趴向车窗，没想到一眼就瞧见唐尧的身体被横放在车子后座。

他仍像睡着了一样，可是体内隐隐有着一团光晕不停地在晃动，似是想要挣脱束缚。

“唐尧！”她大喊。

救我……

芙蓉……救我……

他求援的声音饱含着痛苦，听得她心旌一阵激荡。

她得救他！

她一定得救他！

夜芙蓉贴着车窗，如此自言自语。

“等着吧，唐尧很快就会和你在一起了……呵呵呵……”林胜安高举起针筒，刺向她的背。

突然，她刷地转身，眼瞳中淡淡的琥珀色倏地燃起炯炯金褐光芒，直射林胜安的右掌。

“啊——”林胜安只觉得五指被灼伤似的，痛得拼命甩手，针筒因而掉落地上。

夜芙蓉不轻饶他，一个眼神示意，地上的针筒飞了起来，朝林胜安的胸口扎去，针筒里的药剂自动推打进入他体内。

“哎呀！你这妖怪……”林胜安惊恐地尖叫，立刻将针筒拔掉，连滚带爬地奔回医疗中心找解药。

她没理他，迅速打开车门，将唐尧扛向她停放在不远处的车内，匆匆驶离。

这一刻，她根本没想到要把唐尧带到哪里去，更没想到这么莽撞地地带走唐尧会有什么后果；她脑中唯一萦绕的，就是不再让任何人伤害他，至于这份执着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情感，大概连她自己也尚未发觉。

第四章

“你真是的……你把自己当成了女情报员啦？这么拼命……”正开着车，夜芙蓉被唐尧突然冒出来的声音吓得差点抓不住方向盘，车子暴动了一下才稳住。“你……你醒了？没事吧？”她的眼尾瞥见唐尧的魂魄穿过座椅，来到驾驶座旁，提在半空的心这才稍稍落地。

“嗯，谢谢你来救我……要不是你，我可能又被困回身体中了。”他侧着头看她，眼神异常清亮。

刚才被她一碰，他的灵魂就又自由了。他真好奇她究竟拥有多少魔力？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林胜安要把你带走？他的老板是谁？”见他没事，累积了太多的疑问和焦虑一下子全涌上来。

“就像我说的，我的期限快到了，柯玲娜……我的未婚妻已经等不及要把我消灭掉，但他们似乎发现我的魂魄已经脱离了躯壳，于是前天晚上来到医疗中心施法，把我锁回躯壳之中，而今天，他们原本打算把我载回唐宅，只等待时机一到就要让我自然死亡……”唐尧恨恨地道。

“那林胜安他……”

“他是韩奇的手下。”

“韩奇？他是谁？”

“他就是把我变成这样的巫师！”他咬牙切齿地看着前言，往事又一次在脑中闪过。

那个他待他如兄如友的男人……竟用这种方法回报他！“巫师！”夜芙蓉倒抽一口气，除了她们夜家，真的还有这种人存在吗？

“是的，一个巫师，一个邪恶的男人……”说到韩奇这个人，唐尧的眉峰就绞拧得更紧了，他会有今天，全拜那个男人所赐。

“他就是你口中的……好朋友？”她小心地措辞。

“他才不是我的朋友！他是个心狠手辣的野兽，残忍、冷酷……”他痛恶地将头仰靠在椅背，握紧拳头。夜芙蓉转头看了他一眼，清俊如少年的脸庞正被某种深沉的恨意填满，垂落前额的发丝使他看来疲惫而困倦，那模样，让她一阵心疼……

十二年，这漫长的时间，他如何熬过来的？

被一道巫咒困在身体内，动弹不得，光想像就让她全身发抖，换作是她，她大概早就疯了，被恨与怒逼得发疯。

“他的确很残忍。”她不太会安慰人，只能挤得出这句话。

唐尧抬起眼，盯着她的侧影半晌，“你为什么来救我？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头发散乱，一身家居裤装，看就知道她出门时有多匆忙，匆忙地赶来救他……

一股暖流缓缓地流进他冰冷了许久的胸口，他知道，她虽嘴上不承认，其实仍很在意他。她的这份心，让从不知真爱为何物的他心绪久久难以平静。

“我……我也不知道……”她蹙了蹙眉，对自己的行为也无法解释。

这个男孩，曾是她避之唯恐不及的，然而每每听见他的呼唤，她就会不由自主地失去理智，朝他奔去。

只是，一旦她的冲动平息下来，她就开始后悔自己把他从医疗中心带出来。

未经中心许可就把病患带走，这有没有违法啊？

“你不知道？我却知道，光看你刚才奋不顾身地从林胜安手里救了我，就能看出你其实已经喜欢上我了。”阴霾一扫，他故态复萌，那副痞子模样又回来了。

“胡说！”她立刻否定，却否定得不够坚定。

“别自欺欺人了，芙蓉，你何不干脆承认我在你心中已有不小的分量？”他开心地倾身逗她。

“我只是基于良心的立场才救你的。你别胡思乱想。”她寒着脸道。

“哦？你还真是好心哪！”他嘻嘻一笑，伸手轻碰了一下她握住方向盘的手。

她微惊，手一闪，车子呈S形滑走，吓得她怒斥：“你给我坐好！”

“是。”他还是笑。

这个面冷心热的女人，他倒要看她还要嘴硬多久，他笑付。

“我已经够烦了，你还在瞎闹。”她端起大姐的架子，怒声责备。

“你在烦什么？”

“烦恼要将你带去哪里才好啊！”她没好气地道。

“我不介意去你家。”他悠哉地建议。

“不行！我不会再让你跟着我，今天是最后一次帮你了……”她不想再搅和进去他的复仇记了。

“是吗？最后一次？那你要把我的身体丢到哪里去？”

“这……”

“我好像忘了告诉你，医疗中心有不少柯玲娜和韩奇的人，送我回医疗中心等于杀了我；若是把我丢在路旁呢，没有营养点滴，我大概也活不过三天。”他说出事实，等着看她怎么选。夜芙蓉心知肚明，这当口要撤下他是不太可能了，他的身体得适时地补充营养剂，不然将会很快地失去生命，也就是说，目前得有人照顾他才行，而她就是唯一的人选。

唉！冲动果然会误事。

她暗暗叹气。

“怎么，真的在考虑把我丢下不管？你舍得吗？”唐尧看准了她狠不下心。

“好，我是无法丢下你不管，但我也可能带你的身体回我家，那会为我两个妹妹带来困扰。”她懊恼地将车子停在路边，心烦气躁地瞪着他。

老实说，带他回夜家，真正困扰的是她，一想到海棠那张尖牙利嘴会怎么审她她就头皮发麻。

“别担心，我在鸟来山区有间别墅，那是我父亲在我十六岁时买来度假用的，柯玲娜并不知道那里。”他笑着说。

“鸟来？”离这里有段距离，不过能离开阳明山，或者能躲开柯玲娜的眼线。

“是的，那里很隐密！”

“好吧，我就去那里，先把你安置好，再想想该怎么做。”她点点头，将车子开下山，往新店方向前进。

夜色很暗，路上的车却仍不少，她边开边看着后照镜，深怕有人会跟来。

倒是唐尧一点都不紧张，一路上和她说笑笑，好像正要去度假似的，把命在旦夕的事全抛到脑后去了。

她有时真会被他搞迷糊，他一下子像个成熟的男人，谈吐眉宇充满了自信，尤其热衷于挑逗女人的身体与心灵，那绝活可不是一个十八岁的男人该有的专长，可是，看看此刻的他又活脱是个言笑无禁的年轻男孩，一派天真，活泼顽皮，表情和动作都不像已有三十岁的年纪。

然而，也许正因为他的变化多端，才会把她平静的心搞得乱七八糟吧？

她从不知道男人也能俏皮沉敛兼具，同时拥有少年与老成，他的经历把他的个性复杂化了，难缠且无法预料……

只是，这么一个让人捉摸不定，一身都是麻烦，随时受死神追逼，一不小心也许就会挂掉的男人，却让她怦然心动！

她原想怪罪那三个喷嚏的影响，然而她又非常清楚，早在初见他的刹那，她的直觉就在提醒她这个男人将会与她牵绊一生了。

迳自沉思着，她没有发现，原本在一旁说些有的没有的唐尧早已安静下来，他正一手支着侧腮，直勾勾地审视着好，目光中闪着难见的温柔。

三十岁的女人，看来冷漠无欲，精致的五官老是敛着冰焰，成熟的脸蛋从不轻易流露出内

心的喜怒，故作老成，过度自我保护……

但他早就看出她内心的空寂与热情，只要剥除那层顽固的壳，她就会展现迥然不同的风情。

娇喘的呻吟，迷离的眼神，被欲望征服的胴体……他尤其爱她那头黑瀑般地长发，飞扬着，带着性感的魅惑，如缎如丝，如一股倾泄的黑泉冲激着他的心脏！

呵！谁说她是同性恋了？

她是个不折不扣的魔女，当她的爱苏醒过来，她绝对会将所有男人迷倒！

但别的男人已经没有机会了，夜芙蓉，这朵以冰霜自我保护的芙蓉花，将会是他一人所有，除了他，谁也别想攀折。

从未对任何女人认真的唐尧心中兴起了强烈的独占欲。

当他们来到他位于鸟来山区的别墅时，时间已经是半夜三点了，唐尧指示夜芙蓉从信箱后的暗柜拿出一把钥匙，开门进入，一打开灯，夜芙蓉才发现这是间非常精致的度假小屋，以白色花岗岩镶壁而成的两层建筑，有点希腊风格，屋内的装潢也很轻松自然，客厅有个往外延伸的密闭小阳台，上下左右全部以强化玻璃焊接而成，平台上有小桌椅，不仅可以观星、听雨，还可以眺望屋外的风景，整体感觉清幽而舒适。

只可惜，久未居住，屋内有些沉滞的霉味及灰尘，而且有的天花板角落因湿气而反潮得厉害。

“来看看这里，芙蓉。”唐尧像个导游般带着她参观整间小屋，从客厅、厨房到二楼的两间卧室。

“这个房子还不错……”她站在门口道。

“还有更好的呢！来。”他说着走向卧室的落地窗，要她推开。

她照他的意思推开落地窗，竟发现外头是个宽阔的大阳台，更令人惊奇的是阳台上还有个嵌在木头平台下的大型浴池！

“哇哦！”很有目前流行的那种SPA味道呢！

“我老爸很懂得享受，这是个露天温泉浴池，水直接接温泉水管，只要一打开水龙头，马上就能泡澡了。”他走向浴池，坐在池缘道。

“是吗？”她好奇地上前，扭开水龙头，可是并没有水流出来。

“哎，年久失修，坏了吗？”他皱了皱眉。

“也许吧，反正有没有温泉都无所谓，谁敢在这里洗澡啊？万一被人看见还得了？”她环顾四周黑压压的山峦。

“这里很隐密，不会有人看见的……”他才说到一半，水龙头忽然喷出了水，哗啦啦地泄进浴池里，热气随之冒出。

“啊，有水了！”她低呼。

“是啊，要不要泡个温泉？可以洗去疲惫哦！”他笑问。

“不了，我才没心情泡温泉……”她说关掉了水龙头，站起身便要进屋。

“等等……”他倏地扯住她的手腕，将她拉进怀中圈住。

“你要做什么？”她急得推挤他。

“我还没谢谢你救了我。”他低头看着她，声音变得低沉。

“不用客气，我还得把你的身体扛上二楼……”她佯装冷静，但一颗心却早已急跳个不停。

“先别管那个了，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加强了臂力，紧搂住她的腰。

“什么重要的事？你……”她不解，但一抬头就明白了他的企图，于是急忙别开头去。

他腾出一手捧住她的脸，不让她有机会闪躲，立刻攫住她的唇。

她有点吃惊，被他冰冷的唇触动了心灵的角落，不懂为何他的一缕魂魄在她面前会变得如此真切，真切得能撩拨她的心弦，化解她的顽强。

他根本不是人哪！但是……但是每当四唇相贴，两舌交缠，她还是无法不臣服在他的索求下，回应着他，任他品尝着她口中的芬芳。

唐尧加深了吻，贪婪地汲取她的每一个温暖的吐息，她的唇柔软湿润，与她如此熨贴着，竟能燃起他心底那簇他以为早已被柯玲娜践踏消失的热恋火苗……相拥的两人就这么忘情地吻着，直到黑沉沉的夜空飘下了雨丝，落在他们身上。

他终于放开了她，微微地笑了。

“下雨了……”他说。

“嗯……”她应了一声，还未从那窒息的长吻中醒来。

“要不要进屋里去？我们还能继续……”他轻挠了一下她耳际的发丝，声音因欲望而沙哑。

继续？夜芙蓉倏地回神，发现自己正沉醉地望着他的眼睛，那太过年轻，也太过俊美的脸庞，惊醒了她的恍惚。

“不，我……我进去把房间清一清，明天还得买点滴帮你的身体注射营养剂。”她推开他，以手撑着前额，暗暗惊喘。

她……她是怎么了？竟能和个灵魂吻得难分难舍？

“屋子没打扫又不会怎样。”他攥起眉。

“会有细菌，你的身体很弱，不能受到感染。”她又恢复了医生应有的冷静，头也不回地走向小屋。

“芙蓉！”唐尧不悦地喊她，膨胀的兴致全被她破坏了。

夜芙蓉假装没听见，她拼命地想冷却在身体内窜烧的野火，对自己居然一再地被个十八岁幽魂挑逗成功而自责不已。

她得稳住！不然，再这么下去，她也许真的会和个灵魂上床！

在鸟来过了三天，夜芙蓉成了唐尧的专属护士，她负责他身体每天定时的点滴注射、排泄，以及净身，看在唐尧眼里，不禁炉火中烧。

“看来，你对实体要比对我这个魂魄好多了。”唐尧倚在门边，看着她抹抹拭拭自己的躯壳，心里顿时不是滋味。

“你在嫉妒什么？这可是你的身体耶！”她没好气地翻个白眼，他难道不明白她这么细心照顾他的身体全是为了谁？

“我的身体又怎样？现在只是个没有知觉的皮囊而已，有感觉的是我，这个需要你来安慰的魂魄！”他郁郁地道。

“别忘了，你始终都得回到身体里的，比起你的感觉，让你的身体功能正常才是最重要的。”她将毛巾丢进脸盆，走向浴室。

“但是，要让我回到身体里的唯一方法就是你和我……”他跟到浴室门口。

“你说的方法太诡异了，天晓得是不是真的！”她立刻打断他的话。

“当然是真的！”他有些不耐烦了。

三天过去了，就表示离他的生日更近了，他心急如焚，夜芙蓉却完全不理睬他的焦虑，他开始怀疑她到底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不管是真是假，我都不会去尝试，我能帮你的就是保护你的身体，如此而已。”她清洗着毛巾，看也不看他一眼。

她想过了，帮他渡过这次的危机已是她的极限了，但要她用她的身体去和个灵魂做爱，这事太过匪夷所思，她怎么也无法答应。

“你能保护我的身体多久？更重要的是你根本对付不了柯玲娜和韩奇他们，只有让我还魂，我就能靠自己的力量报仇……”他真搞不懂她在坚持什么，她明明喜欢他。

“一定还有其他的方法，我打电话问问海棠，我妹妹对‘黑巫咒’有点概念，我请她去找找看……”她转身正视他。

“没用的！即使你们夜家拥有不寻常的魔力，也不可能化解韩奇的咒语。”他抓扯着头发，微愠地低喊。

“唐尧……”她最怕看他一副颓丧的模样，他那表情好像在责怪她的狠心。

“你会怕我吗？芙蓉。”他忽地盯住她问。

“不……”

“你讨厌我吗？”他又问。

她摇摇头。讨厌他的话就不会和他在这里了。

“那你为什么不接纳我？你不是对我打了三次喷嚏，将来你总会成为我的人，是不是？”他向前握住她的手，以诱惑的声音说。

“我……”她不敢向他明说，自己心里对喷嚏仍存有小小的疑虑。

“你瞧，对你而言，我和一般男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你摸得到我，感受得到我，在你面前，我是个实体，不是虚幻，是不是？”他抓起她的手抚着他的脸，他的胸膛。

“是的，我可以碰触到你，但我无法忽略你只是个没有躯壳的男人……”她把内心的恐惧说出。

“只要你救了我，我就能回到躯壳内，变回原来的模样。”他轻吻她的掌心，眼眸朝她放

电，柔声劝着。

“我不能……”她屏息地去抵挡手心传来的酥麻，强作镇定。

“你可以的，你明明对我的感觉……别再用冷漠来伪装你自己……”他慢慢低下头，唇在她耳边吹气。

“别……别这样！”她仓皇地推阻他。

天晓得在他面前她的冷漠根本派不上用场，他总是有办法轻易瓦解她的冰冷面具。

“让我释放你的热情，芙蓉，别再拒绝我了……”他的唇缠上她的雪颈。

“不……不！我不能！”她收起摇晃的心，挣开他的手，夺门而出。

“芙蓉！”他喊了她一声，随即气呼呼地挥拳低咒。就只差这一步，只要她和他结合，他就能活回来了！为什么她就是不肯跟他上床？

夜芙蓉逃到主卧室外的平台，借着今晚的微风稍微平息翻腾的心绪，唐尧的索求愈来愈急切，她真怕她再也把持不住，做了傻事。

突然，冷冷的水声引起她的注意，她这才发现，那天打开的温泉水龙头开关没有旋紧，滴滴流地整个浴池竟然因此蓄满了温泉！

她看着那汪水，一时兴起，脱掉拖鞋，把双脚伸进去浸泡，那适度的水温将她拉回平静，她放松肩膀，仰颈望着白蒙蒙的山岚，没来由地好想就这么在山中过一辈子……

可惜她不能丢下两个妹妹不管，尤其海棠才十六岁……一想到海棠，她才猛地发现这三天来一直没和茉莉联络，茉莉和海棠八成担心死了。

从口袋拿出手机，打开电源，电话一拨通，茉莉焦急的声音便传来。

“芙蓉！你在哪里？没事吧？”

“我很好，你不用担心。”

“你现在和唐尧在一起吗？”

“是的，有人要伤害他，我得帮他……”她不想多做解释，茉莉知道愈多就愈危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天你就这么匆忙地出门，害我紧张得睡不着……”夜茉莉松了一口气。

“我只是将唐尧救出中心而已。”她轻描淡写地解释。

“那个唐尧到底惹了什么麻烦？和他在一起会不会出事？”

“就算会出事，我也认了……”她叹道，遇见唐尧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劫数。

“老天，芙蓉，你是认真的？”夜茉莉低嚷着。

夜芙蓉没有回答，三十年来没出过任何错，没闹过任何事的她正在打破她的纪录，而这一切全是为了唐尧。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夜茉莉又问。

“我……我也不知道，我担心有人会来追缉我和唐尧……”说到这里，她忽然觉得奇怪，三天来风平浪静，医疗中心那边似乎也没有任何动静，好像并没有任何人在寻找唐尧。“茉莉，最近有没有人找我？”

“没有。”

“医疗中心的人也没问我去哪里？”她更奇怪了。

“只有一位姓陈的护士打电话来问你要请假到什么时候。”

“陈丽雪？只有她找过我？”

“是啊，怎么了？”

“没事，没什么……”她总觉得不太对劲，按理说她带走唐尧，柯玲娜应该会现身找人才对，为何到现在仍安安静静的？

“芙蓉，如果你遇上了麻烦，就先回家吧，好歹我们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夜茉莉建议。

“把他带回去怕会连累你们，他的未婚妻正处心积虑要将他杀了！”他思绪紊乱地按着太阳穴。

“天！他有未婚妻了？那你怎么办？”夜茉莉叫道。

“我……”

“他对你也同样认真吗？芙蓉，别忘了他被刊在杂志上的那些那些绯闻，在你盲目地帮他之前，最好先确认他的心意。”夜茉莉提醒她。

她一怔。确认他的心意？要怎么确认？他是口口声声要和她上床，可是绝口不提喜欢或爱！

“我最担心的是他对你并非真心，只是在逗着你玩，或是……利用你帮他还魂……”这是夜茉莉最大的隐忧。

“他……”她心一凛，从没想过这个可能性。
唐尧在这时突然蹲到她身边，寒着一张俊脸。

“你在和谁说话？”

“我……”她看着他，心情更是乱成一团。

“芙蓉，我看你还是先把他带回家里，让海棠查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解咒，这总比你一个人跟他在一起要安全些……”夜茉莉急切地轻嚷着。

唐尧听见手机里夜茉莉的话，脸色更难看，他揪住夜芙蓉的手腕一振，甩掉她手中的手机，阴鸷地道：“你妹妹还真关心你哪！她怕我会伤害你？”

“啊……你在干什么？”她怒道。

“我讨厌煽动你离开我的任何人。”他双眉怒飞，俊眼瞪视。

“茉莉是关心我……她怕我出事。”她被他稚气的口气惹得哭笑不得。

“会出什么事？我们躲在这里安全得很。”他悻悻地说。

“可是……未免也太安全了……你不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人追来？如果柯玲娜这么想要夺取你的财产，她应该非把你带回家处理掉不可，不是吗？”她道出心中的疑虑。

“她不敢来明的，只会来暗的，毕竟这十二年来她和韩奇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他恨恨地道。

“是吗？”她忪忪不安地看着他，想起了茉莉的警告。

“是的，也许韩奇已经在找我了，他神通不小，要感应我的方位很容易……”他盯着她，脸色忽然一黯，“我不能再等下去，趁他还没出现，我们先把正事办完。”

他说着将她从浴池边拉起，往卧室走去。

“唐尧！你想做什么？”她气急地站定，拒绝前进。

“我要你！现在，马上！”他沉声道。

“不！我还没搞清楚你所有的事，我不能……”

“原来你不相信我所说的？”他霍地转头，目光燃着怒火。

“到目前为止我都没见过你口中的恶人韩奇现身，加上……加上你有太多不良的事迹，我不知道……也许……你和你未婚妻之间只是一场误会……”她心乱如麻，语无伦次。

“误会？误会会让我躺了十二年？你不也看见林胜安要把我带走？他甚至想杀了你！”他嘴角抿紧。

“这……”事情是有许多疑点，但最大的疑点在他身上。

“如果你一开始就不相信我，为何要来救我？你大可以任我被带回唐家，死得不明不明白啊！”他愤怒地大吼着。

“唐尧……”她知道整件事太离奇了，离奇到连她都不知该不该去相信。

“若你不能帮我，就走吧！把我的身体送回医疗中心，别再管我的事！永远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他摔开她的手，冷冷地道。

“不……”她猛摇头，心头竟因他的驱逐而涌上酸涩。

现在要她离开他，似乎有点迟了……

“我不懂，你到底想怎样？明明能帮我却袖手旁观，现在要你走你又不肯，夜芙蓉，你到底在想什么？为何不干脆地表态？为何总要压抑你自己真正的想法和需求？”他直指她的弱点，不耐地怒斥。

“我……”她呆了呆，她在压抑她自己吗？

“你有欲望，也有幻想，你明明喜欢着我，为什么不承认？为什么老是闪躲我的拥抱？你在怕什么？怕我，还是怕你自己？”他咄咄逼问。

“我……我只是……”她嗫嚅难言，觉得真正的内心就要被挖掘出来。

“只是什么？你说啊！说出你真正的想法，你说啊！”他怒道。

“我只是不敢就这么喜欢上你！你……你只是个魂魄……你有未婚妻……你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谜！偏偏我又忍不住被你吸引……我怕……我会像我们夜家的女人一样，一爱上某个人后就陷入疯狂的境界！爱得疯狂、不知节制……我怕我会变成那样……到时，即使会受重伤，我很可能也会义无反顾！”她大声回应他，终于说出她最大的心结。

他愣了愣，她的意思是……她已经爱上他了？

这告白使他一下子从愤怒转为狂喜。

“疯狂又如何？为爱疯狂有什么好怕的？爱上我有什么好怕的？”他放柔了声音，心情顿时变好。

“夜家的女人只要爱上一个人，就终生不能后悔……”她颤声道。

“爱上我，你会后悔吗？”他将她拉近，凝视着她。

“不……我只怕成为寡妇……”在他的注视下，她的心又发烫了。

“不想变成寡妇，就帮我，别让我死。”他抬高她的下巴，点水似地吻着那两片诱人红唇。

“可是……”她还想说些什么，但嘴已完全被他封住，再也出不了声音。

唐尧不想再听她啰唆一堆了，此刻，他只想用尽所有的把她的心留住，那颗他好不容易赢得的芳心，他可不想再让它溜掉。

热情的拥吻化去两人的不快，夜芙蓉再也不想克制自己了，她主动地张开口，接受他的深入，应允他占领。

茉莉的警告已经来不及了，她发现她早已深深爱上了这个似人似魂、如真如幻，半生半死的男人了！

她愿意相信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相信他也会对她真心以待。

他惊喜地将她抱得更紧，灵活的舌尖在她口中与她的缱绻、撩弄，直到两人都无法呼吸……

夜芙蓉被他挑逗得浑身无力，她整个人失去重心，往后退了两步，一个不慎，便往浴池滑倒。

“啊！”她惊呼着，温热的温泉一下子浸潜了她的衣裳，湿薄的布料正好显现出她窈窕的身段。

“让我起来……”她央求着。

“不……现在你是我的美人鱼……我现在就要你……”

“不……等等……我们不能在这里……”她迷乱地抗拒着，这可是个露天平台啊！

万一被人瞧见……

她忘了，别人根本看不见唐尧！

“这里正好……别再拒绝我，我没时间了，再过九天就是我的生日，芙蓉，你以为柯玲娜和韩奇还会让我活多久？你忍心见我魂飞魄散？”他以魅惑的表情看她。

她怔了怔。

魂飞魄散，不！她不能忍受他消失！不能！

“再过九天？十月二十六日是你的生日？”她主动抚摸站他俊俏的脸。

“是的，要不要送我生日礼物？”她的指尖……有电，电得他难以喘息。

“你想要什么？”

“你！”他看出她不再拒绝，满意地含住她的双唇，缠绵地深吻她。

渐渐的，她的心跳乱了，心防正慢慢打开。

“我只要你，芙蓉，你只要把自己交给我……就等于救了我……让我好好爱你……”

“啊……”夜芙蓉推拒的手变成了紧抓，嘴中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

是的，她不再顾忌，既然有三个喷嚏的认定，他终究会是她的丈夫，那么，把自己给他应该不会错的……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了！十二年来，夜芙蓉是他唯一能掌握得到的实体，他需要她的身体来帮他赶走这份难耐的空虚和寂寞，他想用点东西来证明他还活着！

证明他还没死！

“哦……”她弓起身，四肢因敏感的碰触而抽动着，喉间逸出轻吟。

“唐尧！”她惊喘一声，雪白修长的腿害羞地夹紧。“嘘……别紧张。”他安抚着她，轻轻扳开她的腿，将头埋进那散发着浓烈气味的中心，吸取最甘美的醇浆玉液……

随着他节奏的增快，她已经无暇去思索了，在他强烈的撞击下，她本能地配合著他，节奏愈来愈快，愈来愈急，到最后，两人早已陷入了翻腾的欲海，两颗心在天堂与地狱间流窜着，密合紧缠的身体同时遍布着难以言喻的快感，不多时，他们一起狂喊出声，淹没在高潮时所扬起的一片潮浪中……

天色全暗了，夜芙蓉在这迷蒙的一刹似乎看见唐尧幻化成一团灿眼的光芒，但她已分不清这一切是梦是幻，她在事后瘫在浴池边，耳中最后听见的是唐尧粗重的喘息声，然后，筋疲力尽地昏了过去。

夜芙蓉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她睁开眼睛，赫然自己不知何时已被抱到床上，而唐尧正坐在她身边，低头看着她，手指不停地梳理着她披散在枕上的发丝。

“唐尧……”她朝他微微一笑，但当她清醒地看清他的脸时，才扬升到一半的唇角就僵住了。

眼前的唐尧……他……他已不再是十八岁的模样了！

半长的头发，嘴边有些胡碴，较成熟的轮廓，此时的他就像一夜之间长大似的，变得和那副三十岁的躯壳一模一样！

三十岁……

“你……你回到你的身体里了？活过来了？”她愕然地弹坐起来，惊喜地道。

“不，你看……”他伸出手，阳光穿透他半透明的手掌，他，仍是个魂魄。

“没有成功？怎么会这样？我们……我们不是已经……”她抓住他那修长缥缈的五指，错愕不已。

她不是已经和他结合了？为什么他还回不了他的体内？

“我们是做了。”他挑了挑眉，暧昧地扬起一抹笑意。昨晚那疯狂的激情，缠绵悱恻得让他上瘾。

“很抱歉……很显然失败了……”她脸红地假装没瞧见他那可恶的笑容。

“也不算失败，瞧，我的灵体破除了封禁，现在我和我的躯体间已没有距离，我相信巫咒已解除了一半。”结果虽然让他失望，不过他确信了一点，夜芙蓉果真是他的救星，要全部复原还是得靠她才行。

“可是，接下来要怎么做你才能回去？你依然是个灵魂而已啊！”她愁眉不展地低下头。

“怎么，事情不如你想像的完美，你后悔？”他抬起她的下巴，以拇指轻刷她的下唇，好想再尝她千遍万遍。

“不……我没后悔，我只是……只是觉得……”她不知该如何形容此刻的心情。

“觉得做了白工？”他笑了，成熟的脸庞已不复见十八岁的青涩，经过十二年岁月的洗礼，他更具男性魅力。

“别闹了！”她嗔怨地打掉他的手，又不由自主地抬眼盯着他。

感觉好奇怪！

既生疏，又熟悉，唐尧长大了，可是，为何她会怀念着那个十八岁的他呢？明明是同一个，但她却觉得自己爱上的是十八岁的唐尧，而不是三十岁的唐尧。

“看什么？不习惯我这张脸？”他明白，她正在他脸上找寻他那张十八岁时的脸孔。

“是的……非常不习惯，总觉得你和十八岁时并不太一样。”她坦承。

“是不太一样啊……这其中包含了十二年的时间，但，我还是我。”他嘲弄地勾起嘴角。

她怔怔地看着他这个小动作，那带点讥讽又狂妄的笑容，正是唐尧的招牌表情！

几乎是下意识地，她伸手抚摸着他嘴角上的浅窝，只有这小小的地方，还保留着他十八岁时淘气。

“知道吗？要重新爱上你，可能得花点时间……”她轻声道。

他抓住她的指尖，张口含住，轻吮。

“我不会让你浪费太多时间在这上面的，因为我一向没什么耐性。”他露出勾魂的魅笑。如果他真是她的丈夫，那么，她要他是个生龙活虎的人，而不是现在这副悲惨的身灵分隔。

要到什么时候，她才能真正碰触到他呢？

想到这里，她心疼得红了眼眶。

“你在哭吗？”听见她微微的吸气声，他诧异地放开她。

“没有。”她强挤出微笑，却不知强忍忧伤的泫然表情柔媚得能让男人为之疯狂。

唐尧整颗心都被她的浅笑占满，胀得他发疼，令他心头一窒。

“在想什么？”捧起她圆滑细致的下巴，他柔声问。

“我爱你！”她认真得像在发誓。

他呆了，整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简短的三个字大大地震撼住了。

这句话他以前就听过许多次了，为何从夜芙蓉口中说出来会像记重雷敲进他心坎深处？

以往，少不更事，他也放浪过，许多女孩喜欢他，他也喜欢她们，但那时定不下来，玩玩

的性质居多，因此即使那些女孩几番真心告白，他也从不当一回事。家里有钱嘛，人又长得帅，女友来来去去，总是不缺。

遇上柯玲娜，则是他第一次踢到铁板，她和一般女人紧迫盯人不同，若即若离，吊足了他的胃口，所以他才会掉进她的陷阱中，不顾家人的反对私下和她订了婚。

不过，现在想想，他和柯玲娜之间并不算有爱情，她就像一个他要不到的玩具，等了许久才得到，于是毫不犹豫花钱买下。那种心情倒有点像是孩子气的占有，不是爱。

至于夜芙蓉，老实说，最初只因为发现她能破解他身上的咒术，所以他才百般纠缠诱惑，并未真的对她动情，然而，在与她相处过后，他忽然发觉自己对她已不再只是要借助她的力量，而是某种更深一层的悸动……

这就是爱吗？

想永远将她锁在自己身边，不让其他男人觊觎，不允许任何人分享！

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如此迷恋一个女人，包括她的身体，她的心，她的一切！

以往在他生命中可有可无、随时可以换人的角色，如今只希望她来担纲，这样的心情，他对其他女人都不曾有过的，即使是柯玲娜。

伸出双臂将她搂住，他回应她那三个字的是足以掠夺她呼吸的一记狂吻。

抱着她纤柔的胴体，品尝着她醉人的樱唇，他才恍然自己似乎也陷入了情网中，不能自拔。

也许，就在她的手指轻轻刮过他的脸颊，将他从无尽的黑暗释放出来的瞬间，他就已爱上了她……

爱上这个让他重见天日的魔女！

又一次的欲火相焚，但这回两人的心境都和昨夜大不相同，唐尧变得特别温柔，夜芙蓉也变得更加投入，两具紧紧交缠的身躯，像互相依存的藤蔓，在米白色的床上翻滚，缱绻难舍。

然而，正当他们沉浸在这份心心相印的欢愉中时，一声巨响，楼下客厅有人破门而入，直奔楼上而来。

“糟了！有人闯入！”唐尧急急推开她，冲出屋外探看。

夜芙蓉惊得微微发颤，立刻拾起衣物，迅速罩上。

“芙蓉！是韩奇！快逃！”唐尧又转回房内，拉起她的手往阳台走。

“那你的身体怎么办？”她转头低呼。

“先别管了，韩奇现在能随时将我锁回躯壳内，我不能被他抓到……”他话刚说完，整个身体突然一惊，定在原地。

“怎么了？唐尧，你怎么了？”她担忧地扶住他。

“我……我……”他脸色铁青，倏地反手扣住她的手腕，目露凶光。

“唐尧？”她觉得他不太对劲。

唐尧什么话也没说，猝然地勒住她的脖子。

“你……”夜芙蓉忘了要反抗，她被他反常的动作吓呆了。

唐尧要杀她？为什么？她简直无法理解！

他忽然扬起了冷笑，加深了手指的力道，仿佛要置她于死地。

“唐……唐尧……住……住手……”她的声音梗在喉咙，只感到空气正在消失。

“你去死吧！夜芙蓉，游戏玩完了！你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死吧……”低沉冰冷的嗓音，没有一丝感情的面容，他完全变了个人似的。

“唐尧！”她用尽所有的力量嘶喊着，可惜仍唤不回那个才刚与她温存的男人。

“死吧！”他冷酷地扬起嘴角，换上了一道死神的面孔。

她张大嘴，脸色慢慢变白，心痛加上错愕，加快了她的晕眩，眼前的唐尧逐渐变形，她就这么带着满腹的疑惑，被席卷而来的黑暗吞没。

吊灯，一时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

她慢慢坐起，看着四周昏黄灯光下的陌生摆设，眉头拧得更紧。

这是哪里？她怎么会在这么一间豪华的欧式房间内？

满脑子的疑问一个接一个冒出，她还来不及消化，脖子上的疼痛立刻将她的思维拉回昏倒前的一刻——“去死吧！夜芙蓉！”

唐尧狰狞的脸孔，阴沉的笑声，一下子冲回她的脑海，她惊喘着弹跳起来，伸手摸着自己的颈子。

是梦吗……

但指尖感受到她脖子上正有一圈瘀痕，她心一寒，冲到一面镜子前清楚地看见了那道青紫痕迹。

“不……”她倒退一步。

唐尧……想杀她？

为什么？

心绪如波涛般汹涌翻腾，她怔忡地呆立着，久久不能平息心中的疑忌、困惑及不安。

这时，房门被打开了，一个管家模样、瘦削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客气地向她说：“夜小姐，你醒了，请跟你到书房，我们少奶奶想跟你谈一谈。”

少奶奶？

是指谁？难道是柯玲娜？

她心狂跳着，再仔细看了看四周。

这里……是唐尧的家？

“唐尧呢？你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她冲上前，急声道。

“少爷的事少奶奶正要和你谈，请跟我来。”那男人站在门边，做了个“请”的手势。

她狐疑地看了他几眼，才随着他走出房间，沿着一条幽暗得诡异的长廊走向一扇雕着花鸟的木门。

这幢房子感觉好阴森！她下意识搓着手臂，心情惶惶难安，和她们那幢温馨的老宅比起来，这里还真像是巫师的城堡！

男人轻敲着门，里头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

“进来。”

推开门，眼前是间气氛死寂的大书房，男人请她进去后，又安静地退了出去。

“欢迎，夜小姐。”

一个女人从书桌后阴影处站了起来，一步步走向她，当她走到灯光明亮处，夜芙蓉才看清她的长相。

年纪约莫三十一、二岁，有张清丽柔弱的脸孔，五官甜美，一身紫色长衣，外加同色系的针织披肩，身形袅袅，有如林黛玉再世……

“你是……柯玲娜？”她呆住了，怎么也没想到柯玲娜是一个如此婉约的女子。

“是的，我是唐尧的未婚妻，唐尧这几天承蒙你的照顾了。”柯玲娜向她点头致意，态度温雅从容。

她听不出她话里是否有讽刺的意味，但她却被她口中道出的“未婚妻”三个字压得胸口一窒。

“我不是照顾他，我是救他，把他从你的手中救出来。”她不想兜圈子，索性挑明了重点。

“夜小姐，这正是我要和你谈的，你被小尧给利用了……”柯玲娜怜悯地看着她。

“利用？”她呆了呆。

“请坐，让我来告诉你整件事吧！”柯玲娜请她坐下，自己则踱步到书桌旁，啜了一口茶。

她蹙着眉在沙发坐下来，准备聆听她怎么说。

“小尧一定是跟你说了一大堆可怕的事吧？他是不是跟你说我觊觎着唐氏财团，对他意图不轨，找了个外人来陷害他，把他变成生不如死的模样？”柯玲娜摇头笑叹。

“难道不是真的吗？”她直问。

“如果你知道小尧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不会相信他编的故事了。”柯玲娜转过身来，走向她。

“故事？”她忽然觉得喉咙一阵干涩。

“唐尧非常聪明，但他从小娇生惯养，自大又傲慢，优渥的家境造就了他不可一世的人生观，他自以为能为所欲为，因此从小到大捅出不少纰漏。”柯玲娜接着开始解释。“他父亲早亡，他母亲管不住他，养成他任性的个性，在十七岁接掌了唐氏之后，他不令无心于工作，还花了大把钞票在美国自组一所巫术研究室，专门研究那些巫术魔法……”

夜芙蓉屏息地听着。

“我在美国认识他，和他相恋，但我直到与他订了婚之后才知道他非常沉迷于某种巫咒，他和许多奇怪的人结交，学习各种巫法，并老是拿周遭的人当实验对象，把大家吓得不敢接近他，到后来，他干脆拿自己当试验品，整日念念有词，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巫师……”

夜芙蓉觉得手心开始冒汗。

“最后，他找到一本诡异的书，自己设阵召唤恶魔，结果，不知出了什么状况，他在整个法术的仪式中昏了过去，整整昏睡了十天才醒来。”

书房里很静，静得只听得见两个女人的呼吸声，柯玲娜的故事并未说完，她歇了一歇，又继续说下去。

“可是，醒来的他却变一个人，凶暴，嗜血，残忍，动不动打人，砸东西，我们找过许多名医，就是无法找出他的病症，当时我整个人都吓死了，我爱他，我们正准备回台湾结婚，谁知道会出这种事？后来，小尧的母亲到美国亲自将他押回台湾，请特别持护在家照料他，谁知，事情开始变得古怪，每天夜里小尧都会外出，到天亮才回来，我们后来才发现，他每晚出去狂欢，并且以伤人为乐，我们怕出事，硬将他关在家里，谁知他竟转而去骚扰女仆们，剥光她们的衣服，伤害她们……我们都被他吓坏了，首先被吓出病来的就是他的母亲，他母亲早就有心脏病，被他这么一闹，有一天夜里气得心脏病发，猝然去世。”

“他……他气死自己的母亲？”一股凉意从脚趾爬上夜芙蓉的背脊。

“是的，但他不因此停手，反而变本加厉，夜夜到外头乱晃，我怀疑他会变成那样是那次的巫咒使然，于是透过朋友找来一位巫术专家，看他能不能帮忙让小尧变回来……”

“那位巫术专家就是韩奇？”

“是，韩奇专门研究非科学性的异能，他看了小尧之后，就告诉我，小尧中了被自己所下的邪咒，性情大变，除非将他封住，否则他会一直疯狂下去，成为不死的魔鬼……这种事一开始也不信，可是小尧真的日渐猖獗，他甚至有好几次将我绑在床上，残忍地对我施暴……”柯玲娜说着忍不住低头垂泪。

“他……他真的做了这种事？”夜芙蓉愕然得无以复加。

柯玲娜口中说的真的和她所爱的唐尧是同一人吗？

“不只如此，他还有一天夜里连续整死了家里两个女仆……我忍无可忍，只能下决心请韩奇封住他的魂魄，唯有如此，大家才能恢复原有的平静……”

柯玲娜拭去泪水，看着她又道：“我也很舍不得，我是这么地爱小尧，但他变了，我无法救他，又不能眼睁睁看他去坐牢，只好在他十八岁那年让他沉睡，掩盖一切事实。”

“不……我不相信……”唐尧还杀了人？天啊！

“我知道你很难受，但这确是事实，韩奇费尽力气才将他封住，我知道小尧非常地不悦，他在昏迷前还怒声咆哮，扬言要报复我……韩奇为了我的安全，劝我将他送到别处，他说我最好别接近小尧，我对他的爱很容易让他挣开封咒……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狠心让他在医疗中心躺了十二年了吧？我实在是不得已的……”柯玲娜再次饮泣。

“你是说……女人对他的爱……容易让他解除封咒？”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了。

“是特定的某些女人，韩奇说了，有些女人生辰属阴，愈阴的人愈能和他产生共鸣，我的命格正是属于阴象，加上我又深爱着他，这正是‘封魂咒’的弱点，所以韩奇才要我靠近小尧。”

“唐尧……他知道这件事吗？”

“他可能知道了，否则他不会一直缠着你……”

“缠着我？”夜芙蓉心一紧。

“是的，我查过你，你的命格正是纯阴的格局，所以你才能解放小尧的魂魄，听见他，看见他，甚至被他吸引……”

“不！”她倒抽一口气，开始发抖。

“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你只是被他利用了！他想自由，他想出来作恶，他发现你能解救他，所以就使尽浑身解数，编造谎言，引诱你帮他！”

“不！”她拼命摇头，不愿去接受这个可怕的真相。

“我知道你已经爱上小尧了，可是我还是要求求你，如果你真有那种能力，千万别放他出来，他一出来，大家又要遭殃了！他尤其不可能放过我，在他心中，我和韩奇都成了他的眼中钉，不除不快，要是他转醒，肯定会杀了我们……”柯玲娜上前握住她的手，恳切地哀求着。

“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怎么会……”她摇摇欲坠地站起来，心痛得不能呼吸。

“你的脖子上有掐痕……是他做的吧？”柯玲娜眼尖地看着她的颈项。

她慌张地遮掩，整个心却被这问题问得几乎要撕裂。

“他至今都还是这么凶残啊！幸好我们早一步赶到鸟来，把你救出，否则你很可能就被他……我以他未婚妻的身份向你道歉……对不起……”柯玲娜哽咽地道。

夜芙蓉在她的抱歉声中崩溃了……

这就是她要的答案！

唐尧是真的要杀她啊！难道他后来也凶性大发，想要她死？

不！她不要去相信这种事……

不要啊！

软软地滑坐而下，她忍不住痛哭失声。

这就是她受的男人？

一个凶魔，一个杀人狂？

老天！她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夜小姐。”柯玲娜扶起她，安慰地拍拍她的背。

“那他……现在人呢？他的人、他的魂都在哪里？”她抬起布满泪痕的脸问道。

“我请韩奇把他镇住，送到别处去了，我不愿再见到他伤害任何人，尤其是你。”柯玲娜柔声道。

“我……我早被他伤得很重了……”她被唐尧骗得多惨？真傻！太傻了！

“你脸色好苍白，要不要回房间再休息一下……”柯玲娜好心地建议。

“不，我一刻也待不下了……我想回去了。”她闭起眼睛，几颗斗大的泪再次滚落。

“好吧，我请司机送你回家。”

“谢谢……”

道完谢，她游魂似地走出唐宅，上了车，带着颗破碎的心回到夜家。

感觉上，她作了一个好长的梦，只可惜那是个噩梦，令人痛心蚀骨的噩梦。

而将她推落噩梦内的，正是那“三个喷嚏”！

第六章

整整一个星期，夜芙蓉都没走出房门，她就像掉了魂似的，镇日呆坐在房里，不是发怔，就是垂泪。

这期间，唐尧的呼吸依然不放过她，经常在夜深人静时，他那虚弱且饱含着深情的声音总会断断续续地传进她耳中，粉碎她仅存的理智，逼她陷入癫狂……

她不懂，他为何还需要她？他不是想杀了她吗？现在又想用同样的伎俩再骗她一次吗？

好几次她想撞昏自己，这样她就能听不到他的声音，彻底把他忘掉，可是，仿佛在和自己作对，她的心就是无法将他的影像抹去，每当她闭起眼睛，他那张迷人的脸庞便会浮现，对着她露出那时而嘲讽，时而狂妄，又时而温柔的微笑……

她该怎么办才能从他的魅惑中逃脱？

她要如何在他的伤害中存活？

谁来告诉她？

夜芙蓉就这样哭了睡，醒了又哭，好像要把一生的泪全流干才肯罢休。

夜茉莉和夜海棠两人对这种情况是既着急又无奈，那天夜里夜芙蓉惨白着脸进家门，简直就像死过一次似的，当场就把她们看得傻眼。

夜家那个最冷静、最沉稳、最刻板的大姐，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由于问不出事情的始末，她们也只能轮流默默地看守着夜芙蓉，怕她伤心过度而做出什么蠢事。

但，数数日子，这已是第七天了，眼看着夜芙蓉形容渐渐枯槁，贴在门外偷听里头动静的夜海棠终于忍不住了。

她冲下楼端了一碗热粥，不顾夜茉莉的阻拦，登登登地上了楼，直接推开大姐的房门，将粥重重地放在小茶几上，劈头就嚷：“你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嘛！你这样把心事闷在心里是会生病的，我是不知道你那些日子出了什么事，但一定和唐尧这个人有关，对不对？”

“别提那个人的名字！”瘦了一大圈的夜芙蓉瞪着浮现黑眼圈的眼睛，恨恨地道。

“我偏要提，因为症结就出在他身上，他一定是做了什么让你伤心的事，对吧？他是不是欺骗了你的感情？还是他脚踏两条船？我怎么听茉莉说他已经订婚了？”夜海棠喋喋不休地

问。

“走开，别来烦我！”夜芙蓉气得捂住耳朵大吼。

“大姐，你就振作精神面对一切吧！今天不管那个叫唐尧的鬼魂是不是个混蛋，你都没必要折磨自己啊！既要冒险，就要能承担风险，爱情的最大风险就是失恋，或是被骗，但这两样又死不了人，想开一点嘛！”夜海棠继续啰唆。

“海棠，你别说了……”夜茉莉不放心地跟上来，出声制止。

“你不懂，要治大姐这毛病就得针对伤口直接上药，否则再让她这么耗着，她会烂掉！”夜海棠转头向夜茉莉摇摇头。

“你这么闹，芙蓉怎能好好休息？”

“你看她是在休息吗？她根本是在自戕！告诉你，大姐，如果唐尧真的存心玩弄你，那你这么凋零下去，他可是会在一旁拍手大笑的。”夜海棠说着又转向夜芙蓉。

“海棠！”夜茉莉真会被口无遮拦的小妹给吓得休克。

“他或许真的乐见我死呢……”夜芙蓉喃喃地笑了，却笑得比哭还难看。

一听她开了口，夜海棠更不放弃了。

“他究竟把你的心伤得多深呢？你在回家前去了哪里？”

“我……我和他在鸟来过了三天……”那三天美好得不堪回首，她想着想着又红了眼。

“你们去了鸟来啊……然后呢？”夜海棠小心地引她说下去。

“然后……”夜芙蓉禁闭的心灵在小妹的横冲直捣下开了一道裂缝，所有的积郁顺着这个裂缝就这么宣泄出来。

她嘶哑着嗓子把所有的事说了一遍，边说边哭，有气有泪，就这么把遇见唐尧后的经过一道道来，从最初的悸动，到最后的心碎。

夜海棠和夜茉莉静静地听着，都觉得不可思议，尤其是夜海棠，心思敏捷的她一下子就听出许多疑点。

“照你这么说，唐尧是要利用你还魂的，那他为何要杀你？”这是她第一个问题。

夜芙蓉一愣，随即冷笑，“因为杀人伤人是他最大的乐事，他破了我的身，却发现我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才想勒死我……”

“不尽然吧？你不是解开了他一半的‘封魂咒’，让他的灵体恢复了三十岁的模样？他如果够聪明，就该等你把他释放出来之后再杀你啊！”

“也许他并不这么认为了……”

夜海棠摇头叹气，“大姐，为什么柯玲娜这个人说的话你就得全盘相信？换个角度来看，她也很可能就像唐尧口中的恶女，对你撒谎啊！为什么你会选择相信她，而不信任唐尧？”

“像柯玲娜那么柔弱的女子，应该不会骗我……”她很难想像林黛玉似的柯玲娜会说谎。

“哈！大姐，怎么连你也这么死脑筋，人的好坏可不是依外貌就能看出来的！”夜海棠没力地翻了个白眼。

“但是她……”柯玲娜说得楚楚可怜，又措证历历，教她如何不信？

“就算她说得合情合理，但毕竟是片面之词而已。”

片面之词……但那片面之词就已让她招架不住了！夜芙蓉心又一阵刺痛。“还有，你怎么忘了林胜安这个人了？他偷偷摸摸地想带走唐尧，又差点杀了你，难道这不是柯玲娜或是那个叫韩奇的人所指使？”

“林胜安？”她几乎忘了这个人的存在了。“他……”

“他是个线索，大姐，可以把他找出来问一问。”

“别再牵扯太多人了，海棠。”一直没开口的夜茉莉说话了。

“事情就是要实事求是，等一切都证明了唐尧是个坏蛋，大姐再伤心也不迟啊！问题就出在，如果整件事刚好相反呢？”夜海棠慧黠的眼眸一转。

“相反？”

“对，如果事实和柯玲娜说的相反，而你信了她，那么你等于亲手将唐尧送入地狱。”

听了海棠的重话，夜芙蓉混沌了许久的脑子忽然开始转动。

如果这柯玲娜说的全是假的，那么，此刻的唐尧不就命在旦夕了？

她愈想愈害怕，愈想愈混乱，这错乱难辨的真相，她究竟该相信谁？

一颗心正摆荡在天平的两端，她忽然又听见唐尧微弱的呼唤——

芙蓉……

芙蓉……救我……

她浑身一震，整个人像掉进冰窖般发冷、发颤。

“芙蓉，你怎么了？”夜茉莉冲过去搂住她。

“他又在叫我了……唐尧又在叫我了！我该怎么办？你们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她扯着头发狂嚷。

“跟着你的直觉走！”夜海棠大声喝道。

“直觉？”她抬起头看着海棠。

“是的，顺从你的心声，随着你真正的意念，去做你想做的，就行了。”夜海棠正经八百地说着。

“我的心声？我的意念？我……”

“我相信你的心早就有了选择了，你就不要再抗拒它，勇敢地去面对吧！”夜海棠这句话已经远远超过十六岁女孩的智慧。

夜芙蓉喘息着，转头盯着日历上那个自己不知何时做上记号的日子。

十月二十六日！

就是明天了……

明天是唐尧的生日，他若没及时活过来，唐氏财团就成了柯玲娜的了。

到时，柯玲娜会怎么对付他？

万一她真的误解了唐尧，错信了柯玲娜，那么，她不就成了害死唐尧的帮凶？

不！

即使在这么伤痛的时候，她发现她依然无法恨他，即便他真的坏到骨子里去了，她可以不再见他，但就是不能让他死去。

“我……我想再看他一眼，不管他是不是恶魔，我都想再见到他！”这才是她这几天来真正的心声啊！

“那就去吧！不要只靠耳朵和眼睛，要用你的心去看清真相。”夜海棠怂恿着。

十六岁的海棠，一语惊醒梦中人。

她吸了一口气，点点头。

不管唐尧是否像柯玲娜所说的那么坏，她都想再去确认一次。

“想开了？那就先补充力气再出发吧！我相信，接下来可有得忙了。”夜海棠指了指茶几上的营养粥。

她不再拒食，端起粥开始吃了起来。

夜海棠见状满意地笑了笑，和夜茉莉相偕走出去，好让她稍微平缓一下思绪。

当她们来到楼下客厅，夜茉莉不禁对小妹几句话就拯救了夜芙蓉的功力大表叹服。

“海棠，你真的只有十六岁吗？”她瞪着又拿起菠萝面包大啃一口的海棠。

“怎么？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吧？早告诉过你我不是普通人物！”夜海棠津津有味地吃着。

“你这小鬼……”一听到这么大言不惭的话，夜茉莉就算有再多的佩服也飞走了。

不过，她承认，这小妮子太厉害，将来谁爱上她谁可就要倒大楣了！

“呵呵呵……哦，我实在等不及明天快点到来了！韩奇，属于我们的日子就快来临了。”

柯玲娜狂笑地走进唐宅的地下室，推开一扇厚重的铁门，摆款着腰肢直接走向一个坐在皮椅上的男人，张开双臂趴在他的背上，一改林黛玉似的柔弱，此时的她长发披散，一身紧身皮衣，整个人妖娆得像朵妖花。

“事情都处理好了吧？可别再出纰漏了。”韩奇没有回头，只是冷笑地盯着平躺在他前方平台上的唐尧的身体，以及在身体里挣扎的那个灵魂。

“那个姓夜的女人不会再来坏事吧？”

“当然，现在她只能躲在家里痛哭，什么也不能做了。”她讥笑道。

“你也真是的，像她那种障碍直接杀了不就好了，干嘛还跟她扯那么多？”男人冷酷地哼了一声。

“哎，杀了她又得想办法避人耳目，多麻烦，瞧，我要这么一招，她不就乖乖离开了？而且看女人心碎的样子是最有趣的事呢，彻底毁了唐尧在她心中的地位，这比直接杀她还让我快乐啊！”柯玲娜阴毒地笑着。

“是吗？你还真是可恶。”他挑了挑眉。

韩奇低睨着她，似笑非笑地勾起嘴角，一双能勾魂摄魄的冷眸扫过她的脸，道：“我再冷血也比不上你，玲娜，能把自己的未婚夫整成这样……”

“这还不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吗？谁教他是唐氏财团的唯一继承人呢？当初在美国就是看上

这点我才会接近他的，为了这笔庞大的‘遗产’，我不惜浪费十二年的时间，现在，只需再等一天，我就能名正言顺地接掌整个唐氏了！”柯玲娜野心勃勃地笑了。

“你接掌唐氏……”韩奇邪魅的脸上忽地闪过一丝不以为然。

“当然，这功劳有一半是你的，因为你帮了我个大忙，我能顺利进驻唐家，还多亏了你的巫咒。”她说着踮起脚尖，送上一记火辣辣的吻。

韩奇皱了皱眉，推开她，“现在不是玩的时候，我想今天就把唐尧的身体毁了，省得夜长梦多。”

“不行啊，万一法医验出他的死亡日期是今天，咱们不是功亏一篑了？”她立刻劝阻，好不容易挨到今天，她不想再有任何状况了。

“哼！那就让我先把他的魂给灭了……”他走到唐尧的身边，伸出手掌贴在他的眉心。

“哇！这样他不就魂飞魄散了？真可怜啊！”柯玲娜假惺惺地说。

“十二年……真是漫长啊，要不是看在唐氏的大批资产上，我早就将他杀了……”韩奇不悦地眯起眼睛。

“别这样嘛……韩奇，十二年换来几千亿美金的财产，也算值得了，我们都还年轻，还有机会好好享受到手的一切啊……”柯玲娜安抚他。

“还年轻？我已经三十三岁了！”二十一岁见到唐尧时，他并不知道他早已立下那份气死人的遗嘱，叫他耗了这么久的时间……

十二年！人生有几个十二年？那小子还真精，果然是流着那个人的血，父子俩全是一个该死的德行！

“三十三岁又如何？你现在看起来比十二年前还成熟迷人哪！”柯玲娜爱极地盯着他那冷俊的面容，早在十二年前第一次遇见他时，她的一颗心就被他占满了。

“哼！我讨厌我这张脸！”他恨透了自己这张与母亲酷似的脸孔。

太过阴柔，太过漂亮，每天照着镜子，都在提醒他他是那个愚蠢女人所生的儿子！

“我真搞不懂你的心态，你的脸可是迷惑女人的最佳武器呢！”她一直不太明白韩奇的心情。

“你当然不会懂……谁也不会懂的……”他喃喃地看着唐尧，拳头握得噼啪作响。

也许连唐尧也不明白为何会招惹上他，引来祸端。

“好了，想些高兴的事吧，瞧，明天午时一到，我们就可以丢开唐尧这个包袱，好好地过我们的日子了。”她笑着道。

“是啊，唐尧，你也没剩几个钟头好活了，怎么，想不想出来透透气？”他微倾下身，阴狠地冲着唐尧的身体冷笑。

柯玲娜闻言大惊，“你……你要放他的魂出来？”

“他一定有很多的疑问想知道，就让我为他解答吧！免得他死得不明不白。”韩奇得意地道。

“不！别这样，万一他的魂又逃走……”柯玲娜惊喊道。

“紧张什么？我已在他周身下了结界，他要逃比登天还难……啧，你又看不见他的魂，如果你害怕的话就先出去！”他不耐烦地喝道。柯玲娜只是个没有巫术慧根的凡人，要不是用得着她，他早就将她踢得远远的了。

“我……”柯玲娜一愣，多年来，韩奇阴晴不定的性子一直让她难以适从。

“你出去吧，去把所有准备继承的文件整理齐全。”他挥手要她离开。

柯玲娜悻悻地走出地下室，她常常会觉得不平衡，她把整个心给了韩奇，可是韩奇呢？他在想什么她总是摸不透。

地下室只剩下韩奇和唐尧独自在一起了，他口中念着咒语，解除了“封魂咒”，只见一道光从他掌心射向唐尧，唐尧的魂魄便脱离了躯壳的束缚，窜了出来。

“晚安，唐尧。”他幸灾乐祸地盯着那抹半透明的人体。

唐尧虚弱地趴在地上，喘息着才撑起上身，瞪视着这个害他变成这样的原凶。

“韩奇……你……”

“呵呵呵，怎么，被自己身体困住的滋味好不好受啊？唐少爷。”韩奇嘲讽地笑着。

“你……你们把芙蓉怎么了？”唐尧焦灼地问道，那天他才转身要带着夜芙蓉逃走，不料灵体就被韩奇控制住，倏地对她出手，一想到此，他就心疼又不安。

“她啊！我原是不想留她活口的，可是玲娜不知哪根筋不对，硬要用另一种方式对付她，结果，她在听完玲娜编的故事后，心碎地逃回家了。”韩奇嘿嘿地笑着。

“玲娜！玲娜对她说了什么？”他微惊，柯玲娜那歹毒的女人铁定对芙蓉胡诌了一大堆。

“没什么，只是把你这个人的恶形恶状告诉她而已。”

“我的恶形恶状？我有什么恶形恶状？作恶多端的是你们！是你和玲娜这对狗男女！”唐尧气得眼露血丝。

“问题是你的女神完全相信了，那蠢女人，毫不怀疑地就相信了玲娜的话，认为你欺骗她，利用她，为的全是想要借她的爱还魂而已。”

“你们……”唐尧怒目着火地想冲向前，然而才跨出一步就被周遭一层看不见的网弹回去。

“呵呵呵……别激动啊，我虽然解开了你的‘封魂咒’，但并不代表你能自由行动，你还是安分一点的好。”韩奇笑着道。

“韩奇，你这混蛋！”唐尧气得破口大骂。

“十二年了，你的大少爷脾气还是没改啊？你就尽量骂吧！反正你也别指望夜芙蓉还会来救你，那女人能解开我的‘封魂咒’，但她不见得能让你还魂，你以为她真的能救你吗？”韩奇心情特好，对他的责骂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我相信她拥有特别的力量！”唐尧始终确信这一点。

“力量？哼！是啊，夜家的女人或者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巫力，但又如何？她不也没让你成功还魂？别傻了，唐尧，设计死尸活灵咒的人是我，除了我，没人能救你，你就认命吧！”夜芙蓉能解开他的一部分咒语的确让他吃惊，不过经他后来的观察，那女人并不如他想像的强，唐尧想靠她获救，根本是妄想！

“我不认命！我被你和玲娜陷害了十二年，这仇我非报不可！”唐尧咬牙地瞪着他。

“还想报仇？呵呵呵……你马上就要死了，你以为你还有机会？”韩奇捧腹大笑。

“我死了，化为厉鬼也会找你！”他狂怒不已。

“你连成为鬼的机会也没有，我会让你魂飞魄散，只剩下个空壳让法医勘验，到时，他们会认定你因长年的昏迷最后自然死亡，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而你的唐氏财团，将会完全落入我的手中。”韩奇走近他，嘴角恶意地扬起。

“王八蛋！你会不得好死！”唐尧简直气炸了，他真恨自己当初为何要引狼入室。

“我不会死的，我已经将灵魂卖给了恶魔，在我十五岁得知我真正身世那年，我就发誓要不择手段拿回所有属于我的东西！”韩奇的眼光乍然变得阴沉。

“属于你的东西？你……你是指什么？”唐尧一愣。

“当然是指唐氏财团了！”

“唐氏财团怎么会是你的？”他怒道。

“它本来就属于我的！如果你父亲当年负起责任的话……”韩奇眼中闪过一道利芒。

“你……你在说什么？”唐尧隐约听出了端倪，心中不由得一凛。

“你以为我为什么单单挑上你们唐氏财团？全球那么多有钱人，为何我别人不找，偏找上你？”韩奇森然地反问。

“为什么？”这疑问他已经在心中搁了十二年了。

“因为我身上也和你一样，流着唐家的血……”韩奇凑近他，一字一句地说着。

“不！”唐尧倒抽一口气。

“哼哼哼，吓着啦？你不知道吧？你那位在你心目中最好的父亲其实是个始乱终弃的人渣！他的风流史早在你出生之前就一大串了，他玩过的女人数也数不清，只不过他都处理得很好，没让事情曝光，不然就是在事后用钱逼着和他上过床的女人把孩子打掉……而我母亲却是唯一的漏网之鱼，因为他事后根本忘了，忘了他曾在自己家的后院强暴过一个新来的十八岁女仆！”韩奇愈说愈恨，说到最后忍不住怒吼出来。

“你胡说！”唐尧惊怒地厉斥。他父亲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我胡说？这种事我能拿来胡说吗？但你父亲的可恶远远不及那女仆的可笑，那个女仆后来竟傻到爱上了残忍待她的少爷，她原本希望能在唐家待一辈子，只求能天天看见你父亲。然而，当老夫人发现她怀了你父亲的孩子时，竟派人将她绑到医院，逼她堕胎，然后赶她离开唐家。但是，她从医院逃了出来，死也不要杀了肚子里的孩子，那蠢女人竟选择将孩子生下来，她竟把那个野兽的种给生了下来……”韩奇扭曲着脸，把自己最痛恨的身世说了出来。

“不……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怎么可能！”唐尧拒绝去相信这一派胡言。

“那个笨女人为了你父亲，把自己弄得惨兮兮，未婚生子，既不敢回南部老家，又不敢待在台北，只好一个人躲到台中去，在酒店上班，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结果，竟被个老外拐到美国去做妓女……”韩奇一想到母亲的遭遇心里那团火就烧得更烈。

从小在美国最糟的环境下长大的他，偷、骗、拐、抢什么都会，只要有饭吃，要他去杀人

他也干，母亲的悲惨让他又气又恨又不屑，在他心目中，他母亲是全世界最无能的女人，柔弱得随时会被现实的社会给吞掉！他不愿变得和母亲一样，因此整日在街上混，斗勇耍狠，他要变强，他不想当个弱者。当时，就有一个奇特的中年男人看上他，天天游说他加入一个巫教组织，他原本没什么兴趣，可是，当他十五岁那年从病得快死掉的母亲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后，报复之火就被点燃了。

母亲死后，他就进了巫教，并开始搜集有关唐氏财团的每一个消息，其中更包括唐氏财团的唯一继承人唐尧的一切。

他要复仇，他发誓，他要从唐尧手中夺下唐氏，并且让他生不如死！

这都是唐家欠他的，他们欠他的！

唐尧怔怔地听着，没想到整件事背后还隐藏了这件秘密，难怪韩奇会这么恨他……

“原来……这就是你找上我的动机……”他盯着他，猛然明了一开始遇见他时为何会有股亲近感，原来……是相同的血脉在互相吸引。

“没错，我本想对付你父亲的，但他太短命，也许是报应，唐家的人命都不长……如今唐家也只剩下你了，哼哼，父债子偿，他造的因，就由你来承受这个果！”韩奇杀气浓重地指着

他。“哼！不管你体内是否流着唐家的血，我都不会把唐氏财团交给你！更没有人会承认你，因为你的灵魂太肮脏了，你根本不配成为唐家的人！”唐尧恢复了冷静，改以言词激他。

“你说什么？”韩奇目露凶光，大喝一声。

“说什么为你母亲报仇，根本就是你自己的权力欲望在作祟，像你这种人，就算得到唐氏也只会弄垮而已，我死也不会让你得逞！”他继续道。

“住口！你找死，我就成全你！”韩奇气得狂性大发，挥手消去困住唐尧灵魂的那道结界，准备立刻毁了他。

唐尧就在等这一刻，他趁这空档，使尽力气想冲出地下室，不料一碰到墙壁，被烧烫得跌在地上痛呼。

可恶……难道真的得死在这个混帐的手里？

不！他不甘心！他不甘心哪！唐尧在心里呐喊。

“哈哈……想逃？这铜墙铁壁专锁灵体的，你永远别想出去了，受死吧！”韩奇扬声大笑，随即念着巫咒，手中一道青紫光线射向唐尧。

“啊——”唐尧痛吼地在地上滚来滚去，仿佛就要被撕裂成碎片。

芙蓉……

随着意识渐渐模糊，他脑中却出现了夜芙蓉的身影，她的美丽与深情，那个爱着他灵魂的女子，今生今世大概再也见不到她了……

他的芙蓉花，永别了。

第七章

夜芙蓉再次莅临唐宅，不巧遇上了一场雨，就和第一次遇见唐尧时的那个夜晚一样，也是又黑又湿。

撑了把伞，她在门外按了门铃，前来应门的管家一见到她，脸上难掩愕然神色。

“你……”他似乎没想到她还会再来。

“让我见见柯小姐，我有事想请教她……”她坚定地表明来意。

“少奶奶她很忙，没空见你。”管家马上变得冷漠。

“那么，请让我见见你们少爷。”她换个方式，并不因为被拒而放弃。

“少爷不在这里，你请回吧！”

“是吗？那能否麻烦你转告柯小姐，说我和林胜安谈过话了……”经过海棠的点醒，她的头脑不但恢复了原有的冷静，甚且，事后仔细一想，她也开始觉得事情很可能另有蹊跷，因此才会拿林胜安来试对方的底。

“林胜安？他……”管家脸色一变。

“他可是向我说了许多关于你们的事哦……”她冷笑。

事实上，就她的查询发现，林胜安这个人在那天被她反击后就不知所踪，她怀疑他也许被灭了口，因此才故意吓吓这位管家。

“不可能！他应该早就死……”管家才说一半，就被匆匆赶来的柯玲娜打断。

“阿忠，你在那里饶舌什么？还不请夜小姐进来。”柯玲娜沉着脸喝道。

“是是是，夜小姐，请进。”管家吓了一跳，连忙开门让夜芙蓉进入。

夜芙蓉微微一笑，穿过铜门，走向柯玲娜。

“很抱歉又来打扰了。”她直盯着柯玲娜，没忽略她的眼中闪过一丝防备的怒意。

“夜小姐再次造访，不知有何贵事？”柯玲娜转身领着她走进客厅，然后一回头又变回温柔的笑脸。

刚才从监控器发现夜芙蓉又来了，她大惊之余，立刻换回清纯的打扮，并暗自决定不再让她活着离开。

“我想再见唐尧一面。”夜芙蓉觉得自己真笨，为什么先前没看出柯玲娜的眼神总是闪烁不定呢？

“唐尧？我不是对你说了，唐尧被送到另一个地方去疗养了……”柯玲娜捺着性子解释。

“我知道，但我已经找到可以治疗他发狂的一种新药剂，我相信他并非中邪，而是脑部有病变，因此我想让他试试看，也许会有用……”她说着真的从皮包内拿出一些药丸。

“夜小姐，唐尧绝对不是脑部的问题，他是真的中了他自己设下的巫咒……”柯玲娜蹙着眉反驳。

“你有证据吗？”她立刻回击。

柯玲娜一愣。

“你有证据能证明他中的是巫咒，而不是脑部病变吗？”她追问。

“这……”

“那种毫无科学根据的事为何你一下子就相信，并且立刻迷信地请了巫师来作法，而不想办法让他到医院做检查？”她追问。

“我当然有送他到医院检查，但他们都说查不出病因……”柯玲娜急道。

“我调查过了，十二年前在唐尧变得奇怪时并没有任何住院检查的纪录。”她冷怗着她。她可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调查了这件事。

“你……”柯玲娜脸色变了。

“柯小姐，你的谎言站不住脚了。”她直接拆穿她的故事。

柯玲娜见事迹败露，不怒反笑，“很厉害嘛，夜芙蓉，不过你实在太笨了，如果我是你，我就会乖乖地受骗，回家抱头痛哭，绝不会自作聪明地再跑回来送死。”

“这才是你的真面目，柯玲娜，你果然是只阴险的狐狸！”夜芙蓉冷凝着脸。

“哼！是你太蠢，才会相信我的话。”柯玲娜露出本性，眉高高挑起。

“你把唐尧怎么了？”夜芙蓉不和她废话，厉声直问。

“他？他已经死了！”

“不！”夜芙蓉惊喘一声。

“反正明日午时他的一切就都归我了，早点解决他比较省事……”柯玲娜眯着眼冷笑。

“你这个凶手！亏你还是他的未婚妻……”她痛心地怒喝。

“呵，你干嘛这么大声？我是他的未婚妻啊！不仅在法律上是，在性生活上也是，你充其量不过和唐尧的灵魂谈过恋爱，而我则真实地和他在一起过了好几个月的生活，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都清楚，连如何取悦他，让他爽快，我都知道……”柯玲娜嚣张地扬起下巴。

火气瞬间在夜芙蓉心中燃起，她又惊又怒又恨，束着长发的发带迳自应声断裂，长发披散开来，仿佛是个活体般向后飘扬。

她体内那股与生俱来的力量觉醒了！

“既然如此，你还背叛他？”她的掌心发烫，全身的气已呼之欲出。

“本来我就是看上他的家产而已，否则我干嘛委屈自己陪一个小自己两岁的男孩睡觉？”柯玲娜嗤笑一声，完全没注意到自己已惹怒了一个魔女。

“你这个可恶的女人！我不会原谅你……绝不会……”她一步步走向柯玲娜。

“你不原谅我？得了吧，我才不会放过你呢！我好心不取你这条小命，谁知道你却不领情，那我只好也把你杀了。”柯玲娜笑着举起右手，手里多了一把枪。

“想杀我？别作梦，我今天就要替唐尧报仇！”她说着伸出五指，五道光突然变成绳索，缠上柯玲娜的脖子。

“啊！”柯玲娜大惊失色，被这不可思议的情形给吓住了。

“用你的血去祭唐尧，他才会瞑目！”夜芙蓉的眼瞳变成了金色，发出炫人的光芒。

“你……你……”柯玲娜用尽力气想扣扳机，然而手指僵得根本动不了。

“我要你死！”这句话是夜芙蓉的咒语，她已失了理性，不知不觉使用了从小就被压抑在身体深处的魔力，她“希望”柯玲娜死，这股欲念将是咒语启动的开关。

“不……”柯玲娜吓个半死，她整个人被举在半空，脖子被勒紧，脸色变得青紫，眼看就要断气。

芙蓉……

就在夜芙蓉狂乱之际，唐尧一声充满柔情与不舍的呼唤飘进她的耳朵，她浑身一震，从报复的强烈意念中醒来。

“唐尧？”他……没死？

魔力消失，柯玲娜跌落地面，摔得四脚朝天，她拼命地吸气咳嗽，全身早已吓成了一摊软泥。

“说，唐尧在哪里？”夜芙蓉上前揪住她的头发。

“在……在地下室……”柯玲娜抖着声音道。

“怎么进去？”

“从……从东边走廊尽头那扇门进……”

她等不及听完便冲向地下室，心中又喜又怕，喜的是唐尧还活着，怕的是他已被整得不成人形。

沿着楼梯而下，她推开那扇厚铁门，一进去赫然看见唐尧的灵体正被一团青焰烧得在地上哀号挣扎，她惊怒地飞扑过去，大喊：“住手！”

一道金光切入了青焰之中，顿时化解了韩奇的法力，他脸色大变，皱眉转身，才发现阻挡他的竟是夜芙蓉。

“你……”他瞠目注视着她，被她披散的长发及全身洋溢的巨大力量给震慑住了。

这是……白魔女！

他一直以为夜芙蓉只是个有点通灵能力的小角色，没想到她却是与他黑巫教法力旗鼓相当，被组织以为早已不存在世上的白魔女……

“唐尧！”夜芙蓉奔到唐尧的身边，轻易地破了他周身那道结界，扶起他。

唐尧缓缓睁开眼，看着夜芙蓉，虚弱地低喊：“芙蓉……你来了……”

“对不起，都怪我信了柯玲娜的胡扯，才害你多受这些苦。”夜芙蓉激动地抚着他瘦削的脸颊，心疼不已。

她该早点来的……她竟把这宝贵的七天全浪费在恨他的无聊伤怀之中。

“不……能再见你一面，我……就满足了……”唐尧紧紧握住她的手，笑了。她在听了柯玲娜对他的中伤之后，还是选择相信他，光是这点就让他深深感动了。

夜芙蓉被他的浅笑牵动了全身每一个细胞，她终于明白自己有多么爱他。

“我一定要救你，让你还魂。”她吸口气，笃定地道。

“哼！你要让他还魂，恐怕没那么容易。”韩奇恢复了冷静，立即嘲讽地哼了一声。

她霍地转头，瞪着眼前这个长相俊中带着邪气的高大男人，细眉一拢。

“你就是韩奇？”原以为他会是个鼠辈一样的邪魔歪道，没想到也长得挺体面的，若不是眉间聚着阴魅秽涩的气焰，他应该也算是个英挺的男人。

“是的，我就是韩奇，咱们终于正式见面了。”韩奇也盯着她直瞧。

唯一一次见到她，正是他附在唐尧灵体上，借唐尧的手打算除掉她，然而，唐尧的抵抗让他错失良机，再加上柯玲娜突然兴起的恶作剧，他才留她一条小命。现在，他倒有些后悔没在当时就杀了她，如果那时他就能看出她是个白魔女，他也不会让她活到今天。

“快将唐尧身上的巫咒解开！”夜芙蓉厉喝。

“那可麻烦了，事实上，他的死尸活灵咒是连我都解不开的……”他嘿嘿冷笑。

“我就不信杀了你也解不开！”夜芙蓉长发一飘，杀机乍现。

“杀了我，他就死定了，因为我是用他和我的血和在一起画咒符的，我一死，你就永远见不到你的情人。”韩奇耸耸肩。

“少在那里唬人，我不相信！”她站起身，目光凝结。

“信不信由你，黑巫咒的力量你最好别小觑了。”

“你……”

唐尧见夜芙蓉动了杀机，连忙叫道：“芙蓉……别为了我杀人，你会犯法的……”

“可是，他该死！”夜芙蓉怒不可抑。

“他是该死，但不需你动手，我想亲自对付他！”唐尧摇晃地撑着身体站起。

“哈哈……凭你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也想和我斗？别笑死人了，唐尧！”韩奇仰头大笑。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要亲自和你算算这笔总账！”唐尧凛冽地道。

“说，要怎样才能解开他身上的咒语？”夜芙蓉向前跨一步，怒问。

“你真想知道？知道了你可会后悔的哦！”韩奇故意卖着关子。

“只要能救他，要我做任何事我都不后悔！”夜芙蓉斩钉截铁地道。

“是吗？真是情深意重啊！”韩奇讽笑着，缓缓踱步到另一端。

“芙蓉，别问他了，他说的话都不能信，当初他说解这个巫咒的方法就是‘借爱还魂’，只要找到我的女神，就能复活，结果呢？我们全被他耍得团团转！”唐尧愤恨难平地对她道。

“‘借爱还魂’？”她喃喃道。

“对，我说过解除死尸活灵咒的唯一办法就是‘爱’，但你显然误会了这个‘爱’的意思了。唐尧，所谓‘借爱还魂’，就是你得找到一个看得见你，不在乎你是个灵体，然后其正爱上你的人……”

“我已经找到了！”唐尧拥住夜芙蓉的肩。

“但这样还不够，真正的爱是要不计一切地付出，所以，真正能解除咒语的，就是爱你的人……用性命来换你一命！”韩奇阴阴地笑了。

唐尧和夜芙蓉全怔住了！

一命换一命？

“你是说……”夜芙蓉瞪大眼睛。

“我从不相信有人能够为了爱而牺牲自己，所以才设定这个咒得用唐尧最挚爱的人的命来破除。”韩奇冷酷地看向他们。

“你这个混球！”唐尧气得大吼。

他知道韩奇是故意的！

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折磨他，因为韩奇非常清楚，一旦最爱的女人愿意为他而死，他必然会更加痛苦……

“呵呵，这游戏好玩极了，不是吗？看是最爱的女人重要，还是还魂重要？唐尧，你也可以乘机试试夜芙蓉的心，看她是否爱你爱到连命都可以割舍……”韩奇爱死了自己设计的这个难题了。

“我不会再上当了，你说的话没一个字能信。芙蓉，别听他的。”唐尧立刻向夜芙蓉轻喝，怕她信以为真。

但夜芙蓉却不认为韩奇在撒谎，她感受得出，不相信爱情的韩奇正打算用这个咒语来向爱神挑战。

同时，也向她和唐尧挑战！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她冷静地盯着韩奇。

“芙蓉？”唐尧发觉了她的心思，脸色大变。

“只要我死，唐尧就会复活？是不是？”

“没错。”韩奇道。

“别听他的！芙蓉！”唐尧心急地揪住她的手。

“好，那就用我的命，换他的。”她转头朝唐尧一笑。

只要能让他还魂，她不惜任何代价！

“你真的可以为他死？为什么？”韩奇愣住了，没想到她会这么干脆。难道她不怕死吗？

“因为我爱他。”她相信这么简单的道理，韩奇这种人根本不会懂的。

“爱，足以让你为他死？”

“是的，因为爱上他，使我变得勇敢。”她漾出一朵最美的笑脸。

唐尧再次被深深撼动了，这个女人……愿意为他死……

够了！这就够了！有她这句话，他这十二年的痛苦都值得了，有她这份心意，他就算活不过三十岁也了无遗憾！

抑住波涛澎湃的心海，他吸了一口气，故作冷硬地向她道：“你疯了！我才不希罕你救，我一点都不爱你，请你马上离开！”

“我不会走的，唐尧，除非你醒来。”她一下子就看出他厉色背后的回护关怀之情。

“我不打算醒了，我宁可死，也不欠任何女人人情！”唐尧别过头去，怕自己会一个冲动拥她入怀，到时，所有深情将再难控制，徒然害了她而已。

“你没欠我什么，夜家的女人一遇见爱情的刹那就疯狂了，谁也不能阻止，永远不会清醒，只有一直沉迷下去……我爱你，爱到不可自拔，爱到无法后悔，如果这是个试炼，那么，我愿意用我的血，我的心，我的生命来证明我的爱！”她捧住他的脸，专注地说。

此时的她已不复见原有的平静冷漠，她变得热情如火，变得光芒耀眼，美得教人无法移开视线。

“不……不！我不能让你做傻事！绝不能！”他颤声道。

早知道最后会害她送命，他就不会去痴缠着她了……

“哼，用说的谁不会？真有心就行动啊！夜芙蓉。”韩奇叫嚣着，丢出一把利刃。

夜芙蓉微微地笑着，悄然吻了吻唐尧的唇，柔声道：“别忘了我……别忘了有个女人曾如此深爱过你……”

“不！你真的死了，我也不想活，芙蓉，别做，别再管我，回去，回到那个不曾遇见过我的世界……”唐尧激动地搂住她。

“回不去了……我说过，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爱已经在我心中生了根，发了芽了……”她给他最后的拥抱，然后突然用力推开他。

“你想做什么？芙蓉……”他一个跟跄跌坐地面，睁大眼睛看着她拿起那把尖锐的利刃，惊声道。

“我用我的‘爱’让你还魂，唐尧，复活吧！”她说把刀转向自己胸口，急刺而入。

“不要！”唐尧弹跳而起，冲上前想阻止。

铁门霍地被撞开，在家等得心惊胆颤的夜茉莉和夜海棠终于赶来，她们见状也齐声大嚷：“住手！芙蓉——”

只有韩奇兴奋莫名地等着观看这一幕，他虽被夜芙蓉的真心给震慑住，但他还是很高兴计谋得逞，因为只要夜芙蓉一死，唐尧必然万念俱灰，活了也等于死，到时要收拾他还不容易吗？

呵呵呵……

他的复仇，就要实现了……

夜家的女人离不开爱情，而且是爱情最忠诚的奴仆。

一旦爱上一个人就全心一意，带着疯劲，一爱便不可收拾，这种狂情不知是不是遗传，就连向来自制、冷静的夜芙蓉也难逃这样的命运。

不过，夜家的女人和爱情的关系还不只于此，爱情能催发她们潜藏的魔力，在被爱神捕获的同时，正是她们血液中魔力散发出来的一刻。

爱，对她们而言，是种力量！

一种深沉而不可测的力量！

这点，别说外人不懂，连夜家的女人也都不明白，唯有亲自经历了爱情的淬炼，才会了解爱情对夜家女人的意义何在。

现在，夜芙蓉也豁然开朗了，她的思绪异常清晰，以前的困惑、迷乱、压抑……全都不见了，只剩下一颗清明的心，和随着血液充满全身的爱情悸动。

她没死！

在她决定以自己的性命来破解唐尧巫咒的那一刹那，她全身都被温暖的光芒包围住，然后她看见了一个女人的影像，那是个异国女子，浓黑的长发，黄水晶似的漂亮眼瞳，带着一抹赞赏的笑意，如煦日，如轻风，照耀着她，吹拂着她……

那是……

似曾相识的脸，虽然五官凸出，然而夜芙蓉确信，她和她必定有渊源！

那女子的出现改变了所有的局面，她手中的刀脱手飞出，化为一条丝线，一端紧紧缠绕着唐尧的魂魄，另一端则飞向唐尧的躯壳。

然后，像梦一样，她在光芒中看见了唐尧的魂慢慢地被拉回体内，分离了十二年的身与魂，终于汇为一体了！

只是，似乎除了她之外，没有人看得见那名女子，大家只是震惊错愕地看着唐尧回魂的这一幕，被这神乎其技的魔法给掏去了思考的能力，连唐尧自己也是瞠目结舌，在无比的震愕中回到自己的体内。

四周顿时变得静悄悄的，唯独小小的光圈中，有她平缓的呼吸，以及唐尧躯壳里传来强有力的心跳声。

不知过了多久，那团光芒才随着那奇异女子的消失而退散，夜芙蓉的身上还残留着那股回

流的魔力，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对着两个妹妹微笑。

夜茉莉和夜海棠看见夜芙蓉和唐尧都没事时，惊喜地奔向她，直呼——

“芙蓉！”

“大姐！”

三个姐妹抱在一起，海棠忍不住急问：“怎么了？刚才是怎么回事？一团刺眼的光把你和唐尧包围住耶！”

“是啊！刚才把我吓死了，我还以为你真的把刀刺进胸口了……”夜茉莉余悸未消地抚着心口，清柔的小脸仍是一片苍白。

“我有夜家的魔力护体啊！”

夜芙蓉笑了笑，没有道出其中的奥秘，她深信，当茉莉和海棠明白“爱”是什么时，她们自然就会了解这个异象了。

“魔力？”夜海棠和夜茉莉互看一眼。

“是啊，只有夜家女人才有的魔力……”她笑着走向唐尧。

“我看是爱情的力量吧！”夜海棠向她眨眨眼。

“什么都好，现在先别管这个，帮我把唐尧带走，他身体太弱，得好好休养……”她扶起尚未醒来的唐尧，想早点带他离开这个地方。

“谁说你们可以离开的？”韩奇收回被惊骇到八荒九垓的神智，蓦地爆出这句话。

他真的很诧异，不明白为何夜芙蓉没死也能破了巫咒让唐尧的身魂合一？

太奇怪了！

难道他的咒语出了问题？他百思不解。

唐家三姐妹同时回头瞪他。

“我们想走、想留，凭你也拦不住！”夜芙蓉冷冷地说。

“就是啊！别以为只学点雕虫小技就在那里猖狂，姓韩的，黑魔咒本姑娘可也懂得不少！”

夜海棠一甩长长的辫子，双手叉腰，下巴高高扬起。

“哦？那就让你们真正认识一下什么叫黑巫术！”他阴鸷地伸出双手，口中念着某种咒语。

倏地，地面卷起了一道白雾，那烟幕妖诡地飘动、窜扬，然后变成了一条巨蟒，张开大口，朝她们袭去。

“哇！要上演白蛇传吗？”夜海棠哇啦大叫地躲开。

夜茉莉也是大惊，狼狈地闪开蛇口的咬噬。

“别怕，这只是幻影！”

夜芙蓉放下唐尧，对着向她冲来的蛇头扬手一挥，只见蛇头断落，巨蟒立刻消失。

“哼！有一手，那接下来看这招！”韩奇再次出手，不过这次他用足了全力，打定主意要把这三个女人和唐尧一起杀了。

白雾再次聚集，这回变幻成许多毒蜂，攻击着夜家三姐妹。

“啊！我最讨厌昆虫了！”夜海棠吓得尖叫。

“海棠，茉莉，你们带唐尧先走！”夜芙蓉知道韩奇不好应付，于是妹妹们先行离开。

“不，留下你一个人太危险了！”夜茉莉急道。

“是啊，这坏人法力不小，大姐一个人胜算不大。”夜海棠也道。

“你们先把唐尧带到医院去，他的身体需要打点滴补充养分……”夜芙蓉急道。

“要走一起走。”夜茉莉难得展现了她的固执。

“呵呵呵，你们谁也走不了了！”韩奇阴阴地笑着，命那些毒蜂螫向她们。

“那可不一定！”夜海棠突然想起看过的一道黑咒语，于是依样学舌地念了出来。

随着咒语逐渐完成，屋内霎时变得一片黑沉阴森，消去了那些原本纷飞的毒蜂。咒语虽有效，夜芙蓉却发现海棠小脸上染上一抹邪恶的青色，急忙喝止她。

“海棠，不可以！”

夜海棠吓了一跳，立即停止，房内顿时又变回原来的明亮。

“别随便乱念那些脏东西！”夜芙蓉斥责她。

“是啊，你当心走火入魔了！”夜茉莉也相当担心。

只有韩奇觉得惊奇，这个看来不过十多岁的少女很有天分哪！

“小妹妹很适合进我巫教组织，当我们主教的丫头……”他不怀好意地对着夜海棠发出暗箭。

“住手！”夜芙蓉怒喝一声，将海棠拉到身后，发出金光挡住韩奇的偷袭。

“哼！夜芙蓉，我没时间了，我先杀了唐尧再和你们慢慢玩！”他整个人化身成一道青焰，飞扑向唐尧。

几乎是在同一秒，她们的身体有了相同的反应，同时并排在唐尧身前，堵住韩奇的去路，思绪形成一体，她们都“希望”韩奇马上消失！

希望……韩奇立刻消失在她们眼前！

她们的希望和魔力产生共鸣，借着夜芙蓉觉醒的力量，一道锐不可挡的光，刺穿韩奇的身体……

“啊——”

一阵凄厉的号叫，韩奇的身形被光芒一寸一寸地吞噬掉，他心有不甘地被卷入某个深穴，消失了。

一切都化为平静，夜芙蓉才力尽气虚地坐倒在地，夜海棠和夜茉莉也觉得四肢无力，不过她们的心情都非常愉快。

“想不到……我们的确有点魔力……”夜茉莉不可思议地道。

“我早就说过，我们四姐妹不是普通角色……尤其……”夜海棠喘着气道。

“是，尤其是你！”夜芙蓉和夜茉莉齐声接口。

说着，三姐妹同时都笑了。

这一仗结束了，她们开心地离开了唐宅，柯玲娜则被夜芙蓉吓得不敢出来阻止，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们带走唐尧，也带走她的发财梦……

第八章

唐尧醒来时仍有几分的混沌，好像睡了许久许久，作了个长长的梦，以至于意识一时无法从梦里拉回。

他想坐起，可是才动了一下，便发现自己的身体好沉重，沉重得像尊灌了铅的石像。

奇怪，他是怎么了？十二年来从没有像现在感觉这么疲倦无力，就如同经过了长途跋涉，或是穿上了千斤重的盔甲……

他皱了皱眉，使劲地抬起颈子，想试试自己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了，自从灵魂被释放出来，他一向很轻盈的，毕竟是个魂魄，总是来去自如……

“你醒了？”一张美丽的脸突然凑到他眼前，对着他微笑。

他怔了怔，低呼：“芙蓉！”

“想坐起来吗？”夜芙蓉眉间的忧心终于化去了，唐尧昏睡了三天，害她差点以为他不会醒来了。

“我……我怎么使不上力？”他颓然地又躺回枕上。

“这很正常，你昏迷了十二年，肉体的肌肉退化，需要点时间才能复原。”她握住他的手，柔声解释。

“我的……肉体……”他迷漾地看着她，然后，他想起了那道光芒！

他想起来了！

夜芙蓉手中的刀化成了一条金线，将他拉回了他的体内！

那么……此时的他应该已经……已经……

“是的，你已经还魂复活了，唐尧。”夜芙蓉笑着帮他把病床床头调高。

“我……复活了？”随着他的上身逐渐升高，他看见了自己久违的躯体，情绪顿时高涨。

他回来了！他的魂真的回到他体内了！

捏着自己的手臂、大腿，摸着自己的脸颊，他兴奋难抑地全身轻颤。

“‘死尸活灵’的巫咒，已经破解了。”

“天！这感觉太美妙了！我……我真的是个实体了？不再是别人瞧不见的幽魂？是不是？芙蓉。”他激动地抓住她的手。

“是的，是的。”她不自觉地红了眼眶，倾身拥抱住他。

“这是不是真的？会不会还是只有你看得见我？”他反手搂住她的细肩，搂得死紧。

“是真的！”

就像在检验她的话，病房的门被推开，一个护士走了进来，笑着道：“恭喜你，唐先生，你终于醒了，这几天夜医师日夜不休地看顾着你，就怕你仍然持续昏睡，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这么紧张不安的样子哩！”

“丽雪！”夜芙蓉忙不迭地推开唐尧，红着脸瞪她一眼。

那天她将唐尧送到她原来任职的大医院，那家医院的院长一见到她立刻请求她回到医院服务，她想想也好，顺便把照顾了唐尧五年多的陈丽雪也找来，正好可以一起照应唐尧。

陈丽雪自从林胜安和唐尧无故失踪后，就隐隐觉得医疗中心有问题，当下便辞了工作，赋闲在家，夜芙蓉的邀聘正好解除她失业的问题。

尤其当她知道到新医院第一个要照顾的病患就是唐尧时，几乎高兴得合不拢嘴。

“真的吗？你找到睡美男了？”她到医院报到后，兴奋地问着夜芙蓉。

“是的，而且他应该快醒了。”

“快醒了？真的假的？睡美男快醒了？”陈丽雪快晕倒了，她以前就一直想看看醒来的唐尧，他已成了她的偶像了。

“是啊！”夜芙蓉抿嘴一笑。

“我的天啊！那我得打扮打扮才行……”陈丽雪神经质地拉了拉白衣白裙。

“你这样已经够美啦！”她不敢跟陈丽雪说，唐尧早就见过她了，而且还非礼过她的胸部呢！

“是吗？我真期待，真想看看他醒来的样子！”

“嗯，我也是。”夜芙蓉心有同情感，她也等不及想看见活生生的唐尧。

结果，唐尧足足睡了三天才转醒，这期间，陈丽雪终于发现夜芙蓉对唐尧的不同，她像个情人似的守着他，照顾着他，不忍稍离一分一秒，那情形看得陈丽雪既困惑又不解。

直肠子的她终究忍不住问了夜芙蓉，夜芙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爱上他了！”

真是！天塌下来也没比听见冷漠的夜芙蓉说爱上男人还要令她惊讶，原来夜芙蓉不是同性恋者，原来她也迷上了睡美男了！

当然，后来夜芙蓉还是大致向她说明了整个事件，她听得似懂非懂，却也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好感人哪！她总是再三回味他们人鬼相恋的故事……

是的，她把唐尧当成鬼了。

唐尧听陈丽雪对着他说话，再一次证明自己复活，他感激地朝她笑了笑，道：“谢谢你，你也很辛苦，照顾了我五年……”

“别客气！别客气！那是我的工作嘛！”陈丽雪受宠若惊地频频摇头，心如小鹿乱撞。

醒来的唐尧比睡着时还要这人，一个笑容就能让女人的心酥掉！

“丽雪，该换点滴瓶了。”夜芙蓉叫醒晕晕陶陶的她，暗自好笑。

“啊！是是是，我是来换点滴的……”陈丽雪尴尬地招着点滴瓶，走近床沿，帮唐尧撤换。

唐尧的目光又回到夜芙蓉身上，他没忘记她愿意用她的生命换回他的，没忘记她浓烈得让人动容的深情，虽然他不明白为何她和他都能获救，但他知道，他的这条命已经是她的了，只属于她……

夜芙蓉与他四目相对，眼角堆满了爱恋，她庆幸自己后来仍选择相信那三个喷嚏，选择相信他……

“我现在好想做一件事。”他忽然道。

“什么事？”她怔了怔。

“吻你！”他说着拉住她的手，轻轻将她带向自己。

陈丽雪早就发觉自己卡在这个气氛中太不识相了，因此一换完点滴，立刻走出病房，把这个小天地留给他们去温存。

呜……太感人了！她从门缝偷窥一眼里头相拥吻的画面，边感叹边悄悄走开。

唐尧吻着夜芙蓉的唇瓣，轻轻的，温柔的，怕这一切不过是场梦，怕一眨眼，他仍是一缕孤魂，永远只能活在黑暗之中……

夜芙蓉仰起头，贴着他两片温热的唇，呼吸着他身上的气息，他是热的，是活的，是实在的，他不再是个随时会飘散的灵体，他是真的，真的活在她的面前！

四片唇逐渐锁紧，他证实了自己的存在，证实了这一切不再是虚幻，他狂喜，振奋，激动

地吸吮着她，探进舌尖，在她的贝齿上流连，在她的口中吸取生命的泉源。

她被吻得全身慵懒，仿佛连心灵深处也被他吻遍，在这让人窒息的深吻中，她快乐得想掉泪，她终于明白，爱情的确是夜家女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少了它，她三十岁之前的灵魂都不算完整。

唐尧沉睡了十二年的身体被这记吻给唤醒了，他有了反应，即使身体还有些虚弱，但下体因对她的渴求而变得紧绷。

“我要你……”他的气息浊重不稳。

“不……不行，你还得休养……”她微微推开他，娇喘着提醒。

“我已经休养了十二年！”他不放手，捧起她的脸再一次含住她的嘴。

“不……唐尧……别急……我们以后有得是时间……”她努力把持住自己，推开了他。

她现在是医生，不是他的情人，她得尽到职责。

“芙蓉！”他被充血的欲望折腾得好难受。

“我可不想害你以后没戏唱，唐尧，等你恢复体力，再做爱做的事吧！”她一语双关，起身退到他够不到的地方，从口袋拿出黑框眼镜戴上，笑着走出病房。

“芙蓉！回来！”他低吼着。

她没理他，为了他好，也为了自己日后的“性”福，她绝对得保持冷静。

可恶！唐尧在她走后气得捶着棉被。

为什么连回到现实后她还是这么难搞定呢？

好，他就好好休息个够，然后他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好好做爱做的事做个够！

看着被子下自己双腿间那个凸起，他暗暗立下如此“重誓”。

唐尧在医院待了将近三个星期才出院，他暂时搬到夜家，借住在二楼那间玫瑰的房间。

在夜芙蓉的调养下，他恢复得很快，原本软弱的四肢因每日的复健运动而变得结实，苍白的肤色经过阳光的洗礼，也染上健康的蜜色，整体上看来，他比当个灵体时还要强壮多了，也英俊多了。

夜海棠在迎接他出院的第一天就曾嚷嚷过，“咦？你真的是原来那个病奄奄的唐大哥吗？不错嘛，还挺帅的耶！”

唐尧被她弄得哭笑不得。

他是在住进来才发现夜家四个姐妹的个性有多么不同。

芙蓉沉稳内敛，很有大姐的风范，虽说他已知道要如何挑起她的火热，也知道在她冷静的脸蛋下有多么撩人，但这是他独享的秘密，他不想和别人分享。

老二玫瑰已经远嫁美国，但从他住的这个房间他还是看得出她是个热情又大胆的女人，从书架上那些色情杂志和书籍，以及许多明目张胆地放置着的A片就足够说明了原主人的狂放了。

老三茉莉清纯又秀丽，长得楚楚动人又温柔乖巧，她大概最合乎男人心目中的好女孩形象，待人也很有亲切，他最喜欢喝她泡的茉莉花茶。不过，他有时总会觉得在她柔顺的微笑中藏着一身傲骨，她，也许是夜家最倔、最固执的也说不定。

至于老四海棠……

他摇了摇头，还是摇头，那十六岁的小妮子是他见过最古怪的女孩，满脑子奇思怪想，一双鬼灵精的眼瞳总是骨碌碌地转着，说出的话经常一针见血，人小鬼大得让人有时很想扁她。

只是，久了也就渐渐适应了她们性情，他知道她们都是他的救命恩人，凶不得，更扁不得，而且还得报答恩情。

而报答她们恩情的最好方法就是好好疼爱她们的大姐。

这点，他自信做得到，而且，马上就要去“做”了。

住院三星期，再加上夜家四天，好歹他也忍了快一个月了，每当夜芙蓉从地面前走过，他就有种将她压在身下的强烈冲动，他要她，要碰触她，要她来填补他空白了十二年的感觉，他要实实在在地拥有她！

所以，他告诉自己他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他会疯掉，会因为对她的渴望而枯竭……

带着涨满欲火的身体，他走向夜芙蓉的房间，举起手，尚未敲门，门就自动打开，夜芙蓉正穿着一身碎花长洋装，外罩一件白线衫，长发披垂而下，美丽地站在他面前。

他惊艳地盯着她，心跳加速。

“要不要……和我一起兜兜风？”她提出邀请。

“好啊，乐意奉陪。”他吸了一口气，缓缓漾出一抹魅惑的笑容。

“走吧！”她也笑了，洁白的牙齿在粉红如芙蓉花的唇瓣间闪耀。

她怎会忽略唐尧眼中跳动不歇的欲望呢？情人间心心相系，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道呼吸，每一次心跳，都清晰地传到她心中，挑逗着她，呼唤着她，催促着她……

她也想早点成为他的，投入他真实的拥抱之中，去感受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她也想要他啊！

心思浮动的两人开着车在夜色中漫游，坚持自己开车的夜芙蓉绝口不提目的地，只是偶尔微笑地瞥瞥身旁的唐尧。

俊的侧面，头发理得和十八岁时一样地短而整齐，舒朗的眉形不见稚气，现在的他是个道地的男人，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这个男人，早已占据了她的心……

唐尧在车子进入山路时就猜出她想带他去哪里了。

那间山中温泉别墅。

果然，车子来到了那间藏着他们三天回忆的小屋，夜芙蓉率先下了车，牵着他的手走进大门。

前几天，她找工人把当时被打坏的门修好，也把里头做了一番整修，因此，进到屋内，那股霉味早已不见了，干净的空间反而洋溢着一种自然的芳香。

“这里……你来整理过了？”他惊喜地看着崭新的小屋。

“嗯，我很喜欢这里，弄得干净些，以后可以常来……”她走向由强化玻璃镶成的平台，看着这视野极好的设计，笑着说。

“常来？常来做什么？”他踱到她身后，从背后抱住她，戏谑地问。

“来度假啊！”她回头白了他一眼。

“只是度假吗？不做点……别的……”他的唇凑向她的耳际。

“哎……要不要先喝点东西？”她羞涩地想挣脱。

“不，我不渴，我只是饿了……”他扳过她，紧紧将她困在怀中。

“那我弄点宵夜给你吃。”她故意道。

“别再逗我了，芙蓉，你明知道我只想吃你！”他锐着低头吻了吻她的眼睫，她的鼻尖。

“吃了你，你就逃不开夜家女人的魔咒了哦！”她警告他。

“我根本没想过要逃，况且，我早就被你们夜家的魔法给迷住了。”他的手隔着薄纱洋装摩挲着她的背脊。

“是吗？”她抬头，指尖轻轻沿着他的下唇画着。

“是的，被一朵芙蓉花给迷去了心窍……”他含住她的指尖，轻啃。

她眯起眼，屏息地看着他，只觉得自己的心魂也从指尖被他吸了过去。

“我爱你，芙蓉。”他捧住她的后脑，吐露爱意后，将蓄满了浓情的吻印在她的唇她悸动得忘了呼吸，这句话，从他口中说出，比钻石还要珍贵……

以最热情的心迎接他的告白，她勾住他的后颈，回应他，并主动以舌尖挑逗他。

他微喘，张口吮着她灵巧的尖瓣，欲火霎时在体内奔腾。

这么狂野的夜芙蓉，大概只有他看得见。

她啾喃一声，浑身燥热地垂下头，抱住他的头，长发散向他的头顶，如黑帘般遮掩住他的视线，其中几缕更落在她的胸口，黑白相衬，充满魅惑……

爱情，让唐尧还魂，让夜芙蓉的女人自觉觉醒，让心心相印的男女品尝了真正的幸福……

它才是这世上最神奇的魔法！

第九章

清晨的鸟鸣声将他们从美梦中吵醒，唐尧首先睁开眼睛，吻了吻像中的丽人，露出满足的微笑。

想想，从小他的性子就带点不羁，加上家境富裕，任何东西都手到擒来，即使是亲情和爱情，也从没缺过，但以此刻他才酌情，他从没领会过真正的感情，父母的关爱多而不切实际，女友的爱慕虚而浮烂，他们对他的爱一直是表面，无法深入他的心，因此，他一直都觉得生命空虚寂寞。

这是为何他到美国去时会被柯玲娜和韩奇所吸引，他们以“朋友”的角色接近他，从他心上最弱的地方下手，迎合他对巫术的莫名喜好，让他一步步走进他们的陷阱之中！

老实说，发现韩奇的真面目时他真的受了伤，他把他当成了知己，可他却把他当成了仇人……

那天，他在夜芙蓉的陪同下回财团总部露个脸，这才发现这些年来唐氏财团的运作其实一直掌控在韩奇手里，他假借柯玲娜表哥的名分，被介绍进入唐氏，再一步步从中掌权，柯玲娜只不过是个傀儡，大大小小的事全凭韩奇操纵，他甚至擅用巫术，迷惑一些高级主管的心，使他们对他说听计从……

现在，他回来了！这笔账，他一定要好好和韩奇算一算！

事情可还没了呢，不管现在他躲到哪里去，不管他是否真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他都要毁了他，以化解他这十二年来所受的苦恨。

“在想什么？”夜芙蓉醒来时正好看见他一脸凝色，她抚着他的脸庞，柔声询问。

“没什么……”在这只适合温存缱绻的美好清晨，他不想提起韩奇来破坏气氛。

“你想去找韩奇？”他了解地道。

他柔情地望着她，他的心思已经逃不了她的眼睛。

“别提他了。”他吻了吻她光洁的前额。

“如果他不再出现，我希望你别去找他……”她道。

“我……”

“他是个危险人物，又会使黑巫术，你不可能对付得了他！”这是她最担心的地方。韩奇不是个普通人物，他是个异类！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我会处理……”他拧着眉头。“不！你别再去惹他了！尧，答应我，别再管他了……”她侧坐起，不安地攫住他的肩。

“尧！”她半推半就着，一时使不上力气。

“别再提起他了……你好美……”他疯狂地吻遍她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

她再也没有时间问东问西了，在他的唇的撩逗下，她的理智早已荡然无存。

欢爱中的两人再一次体验了生命中最美的悸动，也彻底被爱神的魔法征服。

事后，唐尧玩兴大起，光着身体抱着慵懒的夜芙蓉，将她丢进早已蓄满的阳台温泉中，她尖声笑骂，他则怜惜意畅然，两人就这么在温泉中厮磨，嬉闹了一整个上午……

“告诉我，你十八岁时为什么对巫术有兴趣？”玩累了，她趴枕在温泉边，侧着脸问他。

“因为我无意间看到一本有关古代巫术的书……那里头的各种奇怪的法力和咒术让人不由得深深着迷，这种感觉也许就像中国小孩想上山寻师学武的心情……在那时，对顿失父亲，又要被赶鸭子上架接手唐氏财团的我来说，研究巫术正好是个逃避一切烦杂事务的借口，刺激而有趣……”他爱不释手地梳着她披在背后的温鹿鹿长发，淡淡地道。

“你为了追寻这个有趣的刺激而跑到美国去？”

“是啊，我听朋友说那里有个奇特的宗教组织，好像和巫订有关，所以才去那里找资料……”说到这里，他的眼神一黯。

接下来的事，夜芙蓉都知道了，他遇上了柯玲娜，认识了韩奇，被陷害而昏睡了十二年……

“现在，你还对巫术有兴趣吗？”她柔缓地问。

“我现在只对你有‘性’趣。”

“我……可是个魔女哦……”她轻喘一声，笑道。

“那我就是魔女的丈夫……”他啃着她的耳垂、雪颈细肩……

“你……相信……那三个喷嚏？”她的呼吸变得急促。

“不……我是相信你对我的爱。”他语罢，扳过她的身体，火热地堵住她的唇。

接下来，难免又是一场水乳交融的境界，激越的欢爱声连大自然的鸟叫虫鸣也要失色。

当夕阳照进小屋，疲倦的他们回到床上相拥而眠，蓦地，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响起，惊扰了这对早已忘了红尘俗世的恋人。

夜芙蓉挣扎地爬起身，拿起手机。

“喂？”

“大姐！不好了！茉莉她不见了！”夜海棠焦急慌乱的声音灌进了夜芙蓉的耳里。

“你说什么？”夜芙蓉惊问。

“今天月考，我中千就下课了，结果回到家，茉莉不在，我想她可能出去买东西，但我等到现在，都五个多小时了，她还是没回来……”夜海棠心急如焚地说道。“你别乱跑，我们马

上赶回去！”夜芙蓉叮嘱后，立刻下床穿衣。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唐尧盯着她惨白的脸色。“茉莉不见了！”她蹙着眉道，心中弥漫着不祥的阴影。

“什么？”唐尧怔了一会儿，又道，“打手机问问她人在哪里……”

“茉莉没有手机，她不喜欢带那种东西。”

“这样就麻烦了……”唐尧说着，忽地一个想法跃入他脑中，脸色陡地一变。

夜芙蓉看着他，缓缓道：“你也怀疑是韩奇搞的鬼？”

“你也这么想？”他微愕地盯住她。

“我们最好快回去看看。”她的心已经七上八下了。“好。”

他们心情沉重地离开了鸟来小屋，回到外双溪夜家，一进门，夜海棠就抱着她的水晶球冲出来，小脸全是愤怒。“我敢用我的人头保证，董事长被韩奇给带走了。”

“你确定？”唐尧拧起眉峰。

“海棠有点预知能力，尧。”夜芙蓉的心像突然被个巨石压着般难受。

在她享受两人欢爱世界的同时，茉莉竟为她受苦……

想到韩奇会怎么对待茉莉，她就急得焚心。

“真的是他……”唐尧的双眼中燃起怒焰。

“现在该怎么办？大姐。”夜海棠知道，韩奇要找的人其实是唐尧，茉莉只是受了无妄之灾。

“他会和我们联络的，我们只有等待。”夜芙蓉强作冷静地走进客厅，向来洋溢着花茶香的家顿时失了味，没有茉莉的家一点都不像家了。

唐尧一直墨不作声，他为此感到抱歉，因为一切都因他而起，他和韩奇之间的恩怨，先是扯进了夜芙蓉，现在又连累了夜茉莉……

他绝对饶不了那个巫鬼！

握紧拳头，他的焦急一点也不逊于芙蓉和海棠。

“来了……”夜海棠忽然冒出这句话。

“什么？海棠……你感应到什么？”夜芙蓉转问小妹，见她眼睛直盯着水晶球。

“电话来了……”夜海棠低声道。

果然，她话声刚落，电话铃声就大响，唐尧一个箭步冲上前接起话筒。

“呵呵……动作很快嘛！唐尧。”韩奇阴森的声音像幽魂似的。

“你把茉莉带到哪里去了？”他沉声问。

“她啊，我已经把她绑在我的床上了……”

“你……”他简直气炸了。

“要她活命，你一个人来。”韩奇故意道。

“你不准碰她！”他怒斥。

“放心，只要你来，我就放了她。”

“好，你人在哪里？”他强压下杀人的冲动，怒问。

“在唐氏财团总部。”

“在总部？”唐尧心一凉，他能理解韩奇窝在那里的原因了。

从小苦到大的韩奇对于金钱和权势必然有种旁人无法理解的沉迷，他躲在那个地方，才能感受到自己高高在上的优越，才能除去他心中的自卑！

“怎么样？他把茉莉带到哪里去了？”夜芙蓉见他挂断电话，急忙问道。

“在唐氏财团，他要我一个人去。”他看着她。

“不！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她惊恐地揪住他。

“我一个人去，才能让茉莉脱险！”他握住她的肩解释。

“你怎么能对付那个巫师？我要和你一起去……”她猛摇头。

“芙蓉……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仇怨……”

“你在说什么？你的事已经是我的事了，而且他抓走的还是我妹妹，我说什么也要跟！”夜芙蓉怒道。

“太危险……我不要你再为我受伤，你懂吗？”他拥紧紧住她，怒吼。

“我的心情也一样啊！万一你又被他怎么了，我……”她将脸埋进他胸前，反手搂住他。

“让大姐跟你去吧，现在只有她能保护你，救回茉莉。”夜海棠平静地建议。

“但是……”他怕韩奇发现芙蓉跟去会伤害茉莉。

“别忘了，我大姐现在有‘爱的魔力’哦！要对我们夜家的女人有信心。”夜海棠笑着向

他眨眨眼。

唐尧妥协了，他不再坚持，和夜芙蓉两人匆匆上了车，往唐氏财团的总部出发。

唐氏财团的总部位于台北东区，是幢老旧的大厦，夹在最近几年新盖的高楼间，并不显眼。

走进总部大厅，唐氏那个泛黄的标志似乎正说明了它的起起落落……

这些年来，唐氏的营运随着年轻少东的昏迷，大老板夫人的骤逝而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唐氏的确曾面临过危机，但是，在韩奇入主后，唐氏立刻有了起色，所以韩奇对整个唐氏多少还算有点功劳。

但，唐尧绝对不会因此而感激他。

唐尧承认，自己不是个好经营者，这个总部大厅，他十七岁之前只跟着父亲来过几次而已，当他正式继承唐氏之后，一点也没将心思放在财团的事务处理上，而且又沉迷于巫术而跑到美国去……

他的过去是一塌糊涂，但他不会再让他的未来重蹈覆辙。

十二年能让人从幼稚变成成熟，他若不能记取教训，就枉费夜芙蓉对他的一片无悔深情了。

晚上六点半，理应还有人尚未下班，可是大厦里却连个警卫都没有，静寂得吓人，夜芙蓉随着唐尧进入这带凄诡异异的候车大楼，立刻发现整幢楼都已被韩奇设下结界。

“要小心，韩奇已经控制这个地方了。”她站在唐尧身边警告。

“嗯，这是他最擅长的，利用他那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巫术来夸大他的存在。”唐尧冷哼。

“他心中充满恨意，这意念加强了他本身的力量……”她知道，任何负面情绪都能使黑巫术更强大。

“我知道，他恨我……”他冷笑。

“为什么呢？我始终不明白你是哪里得罪他了。”她好奇地问。

“因为……我有的，他没有。”他语意不明。

“什么意思？”

“等事情结束后我再告诉你。”他牵起她的手，走向电梯。

当他们来到顶楼，就发现韩奇早已坐在唐氏总裁的专有座位上，一脸邪佞的笑容。

柯玲娜则依在他身边，有他撑腰，她就不那么害怕夜芙蓉了。

“欢迎，欢迎来到唐氏财团。”韩奇一副自己就是总裁的口气。

“茉莉呢？”唐尧根本懒得和他废话。

“她很好……”

“让我们见她！”夜芙蓉瞪着他。

“哼哼……你果然也跟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让唐尧落单，这也好，让我一起送你们到地狱去做对鬼夫妻。”韩奇嘿嘿地笑着，倏地一弹指，电梯门便消失不见。

夜芙蓉回头一看，秀眉微蹙。

看来韩奇是真的不打算让他们活着离开了。

“就凭这些幻术，你就想杀我？韩奇，我不会再轻易受骗了。”唐尧嗤笑一声。

“你说我的法力是幻术？”韩奇眉一挑，有点被激怒了。

“对，全是幻术，因为你的那些小伎俩其实我也会……”唐尧说着突然变出一把手枪，握在手上。

别说是韩奇，连夜芙蓉也吓了一跳，她压根儿不知道那把枪他是怎么弄来的。

“哼，不过是下三滥的魔术而已。”韩奇不屑地嘲讽。

“下三滥的魔术也能取你的性命。”唐尧毫无预警地向他射了一枪。

砰！

快得连眨眼的机会都没有，但韩奇还是挡住了，他用他身边的女人来挡。

子弹射进柯玲娜的胸口，她瞠目惊怵，难以置信。

“韩……韩奇……你……”

这变故也把夜芙蓉和唐尧怔住了。

“你已经没利用价值了，可以死了。”韩奇冷酷地将她软趴趴的身子甩开。

“你……好狠……”跌落地上，柯玲娜心痛加上伤痛，几乎让她立刻断气。

“我狠？不，我只不过是想知道，看女人心碎有多有趣……”他引用她说过的话来取笑她。

“你……你根本不爱我……”柯玲娜颤声道。

“你只是颗棋子，引我接近唐尧的棋子，我怎么可能爱你？现在，让我为我亲爱的弟弟除掉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未婚妻吧！”韩奇阴笑地等着欣赏她的震惊。

“你……你说什么？”脱口喊出声的是夜芙蓉。

“怎么，唐尧没告诉你，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呢！”韩奇转向夜芙蓉。

夜芙蓉错愕地盯着唐尧，再次确认，“尧，他说的是真的？”

“不，他不是，我们唐家不会生出这种败类。”唐尧冷冷地否认。

“败类？我就算变成魔鬼也都是被你们唐家害的！”韩奇怒眉一耸，指着她咆哮。

“是你自己不长进，这世界有那么多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人，他们不也靠自己的力量往高处爬，有谁会像你只会埋怨环境，叹恨现实？”唐尧真的非常瞧不起他的心态。

“你这个衔着金汤匙出生的阔少爷懂什么？你懂什么？”韩奇几乎要气得发狂了。

“我当然懂，你母亲也许真的在唐家工作过，但害她怀孕的可不见得是我父亲，你就算想攀亲带故也找个确切的证据来，空口胡诌，谁信？”唐尧字字带刺，冷眼盯着他。

“你……”

“或者……这全都是你母亲的幻想，她希望自己的儿子生在唐家，所以对你说了谎……”他挑衅地冷笑。

“不！我母亲怎么可能会说谎？你给我闭嘴！”韩奇气得额爆青筋，朝他厉吼。

“哼，你也不太确定自己的出生是否和唐家有关吧？瞧，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像，任谁看了都不会认为我们是兄弟，我猜，你只是顺着你母亲的话，正好让你的野心有纾解的地方，所以你才会找上我，对我下了巫咒。”唐尧擅于分析，他的话句句直抨韩奇的心。

“既然你要证据我就用你的血和我的血来做DNA测试……拿你全部的血！”韩奇完全失去了冷静，他突然身形一闪，出现在唐尧身后，拿刀往他手臂挥落。

“小心！”夜芙蓉急忙横跨一步，挡在他和韩奇之间，替他挨了一刀。

“芙蓉！”唐尧转身看见她纤白的手臂上一道鲜红的血痕，吓得惊呼失声，举手又要开枪。

但只见韩奇一瞪眼，他手中的枪就变成了一块木头！

“哼哼……你想阻止我？我看你能保护得了唐尧多久，夜芙蓉，今天我就先杀了你，再喝干你的血，你白魔女的血正是我们教中最滋养的圣品呢！”韩奇一脚踢开唐尧，决定先拿夜芙蓉开刀，只要她一死，十个唐尧都不是他的对手。

“不准你碰她！”唐尧听得一阵心寒，连声大吼。

“你很宝贝她？那我就在你面前吸干她！”韩奇邪气地笑了笑，倏地以独特的文字念着咒语。

霎时，夜芙蓉只觉得整个人动弹不得，而且血正一点一滴从她手臂的伤口中飞出，掠空飞进了韩奇张大的口中。

“啊——”她痛得尖叫，使不出力量来对抗他。

“芙蓉！”唐尧焦急不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右胸……”

“什么？”他回头一看，赫见开口的人竟是垂死的柯玲娜。

“韩奇……的致命伤……在右胸……他的心脏……在……右边……”柯玲娜半掀着眼，气喘吁吁地对他说。

“心脏在右边？”他扭头看着韩奇，心中一动。

“我……口袋里有一枪……装的是……银弹……这次……算……我欠……你的……”柯玲娜到此刻才真心反悔，她话一说完，慢慢闭起眼睛，断了气。

看着这名曾经欺骗他的女人，唐尧此时心中同情胜过了痛恨，叹了一口气，他从她口袋里掏出一把袖珍手枪，转身瞄准韩奇的右胸，大喊——

“韩奇！”

韩奇愕然转身，此时，一发银弹疾如闪电地从手枪射出。

一记闷响，韩奇的身体往后震退了几步，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胸口染成一片的鲜血，久久无法开口。

银弹……

一颗银弹足以使他的法力尽失……

夜芙蓉从他的巫咒中脱身，晃了晃身子，唐尧立刻冲上去扶住她。

“芙蓉……你没事吧？”他担心地拥住她，并迅速撕下衬衫衣袖帮她止血。

“我没事，但这家伙不能再让他活着！”她忽地酌情，韩奇这种人留在世上只会是个祸

害。

“没错。”唐尧也赞成。

夜芙蓉于是吸了一口气凝聚心神，开始了她的反攻。

一道金光从她手中窜出，直取韩奇的心脏。

韩奇踉跄地跌坐在地，眼看着那道金光就要给他最后致命一击，他忽地仰起头大笑，信命受死……

但是，就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刻，一扇门内突然传来夜茉莉的惊呼——

“芙蓉！”

“茉莉？”夜芙蓉一怔，分了神，金光乍灭。

韩奇猛地想起自己还有个筹码，乘隙移形冲入那扇门内，将被绑在床上的夜茉莉揪进怀中，拉出房间，大手掐住她纤细的脖子，喘着气冷笑。

“有了……这俏女孩当我的护身符，看你们……还能把我怎样？”

“放了她！”夜芙蓉和唐尧齐声怒斥。

“放了她？放了她等于和我自己过不去……我要她和我一起走……”韩奇狞笑着，强撑着身体，胁迫夜茉莉跟着他往门口走去，然后他一按墙面，电梯再度出现。

“茉莉……”夜芙蓉亦步亦趋地跟着他，又急又气。

“芙蓉，别管我……”夜茉莉的脸色很平静，平静得有点奇怪。

“呵呵呵……我要走了，等我再回来，就是你的死期，唐尧。”韩奇等电梯门一开，便打算将夜茉莉拖进电梯里。

夜芙蓉的怒气发威了！

她眼中金光灼灼，全身爆出一团光球，韩奇射去。

韩奇因受伤过重，早已没有巫力抵抗，而且他惊骇地发现，夜芙蓉所隐藏的巫力比他想像的还要强大。

霎时，他仿佛感受到死神的召唤，浑身僵在原地。

然而，就在夜芙蓉决意将他消灭之际，她的金光受到了一点点阻碍，似乎有着什么力量在暗中帮韩奇卸下这一重击。

“咦？”夜芙蓉诧异地低喊，力道顿时减弱。

韩奇似乎也察觉了，他一怔，瞪大了眼睛看了夜茉莉一眼，陡地推开她，趁着这片刻逃入电梯。

“韩奇！”唐尧追过去，却被倒落在电梯口的夜茉莉绊住，这一延迟，电梯便下去了。

“茉莉！”夜芙蓉急忙扶起妹妹，“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我没事，芙蓉。”夜茉莉冷硬地笑了笑。

“被韩奇逃走了……”唐尧怒握着拳头。

“他受了重任，不一定能活，别再管他了。”夜芙蓉抚着茉莉，只想快点回家。

“好吧！先带茉莉回家再说，你也该到医院去检查伤口。”唐尧看了夜芙蓉的手臂一眼，点点头，上前拥住她。

夜芙蓉按了电梯，门一开，里头仍残留着韩奇的血迹，她皱了皱眉头，还是走了进去。

当电梯门要关上时，她和唐尧都没发现，夜茉莉缓缓回头一望，清澄明亮的眼闪过一丝奇异的火花……

韩奇自那天起便没有再出现，当事情都平静了，唐尧很快地便投入唐氏财团的营运工作，他得从头学起，因此非常忙碌，但这么忙碌的日子却是他有生以来最充实的，十二年的失魂让他脱胎换骨，如今的他不再是那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子，而是爱家也爱老婆的好男人！

夜芙蓉在事情过后三个月后就和唐尧结了婚，虽然在婚前仍为了不入赘而与母亲夜来香争论不休，但因夜玫瑰破例在先，因此夜芙蓉也就理所当然地“嫁了出去”，而把繁衍夜家魔女的重责大任交给了两个妹妹，自己则快快乐乐地去当唐家媳妇了。

这事出乎意外的并未引起夜茉莉或夜海棠的不满，尤其是夜海棠，她甚至很高兴地说，茉莉最好也嫁出去，那么她将会是夜家魔女的唯一继承人，到时，要养几个男人都没问题了……

她的这个古怪想法，把老妈气得在床上躺了一星期。

虽说大家都知道老妈会起不来是因为旅行时差的关系……

夜芙蓉和唐尧在婚后卖掉了唐家老宅，另在市区买了一幢普通公寓，平常各自忙各自的工作，一到假日他们就会到鸟来的温泉小屋去度假，享受两人卿卿我我的甜蜜世界。

这天，又逢周休二日，夜芙蓉和唐尧再一次地来到这间充满回忆的小屋，照例，还没进门

唐尧的吻就像蛆一样缠上了夜芙蓉，她笑着闪躲，嗔道：“你啊……能不能别这么急色？”

“没办法，我发过重誓，一旦娶了你，一定要天天‘爱’你，天天做爱的事……”他笑着搂住她的腰，吻住她的唇。

她差点被他吻得天昏地暗，才从窒息中活了过来。

“你要吻死我啊？”她戳了戳他的胸口。

“我怎么舍得？你是我的女神啊！我从没忘记是你的爱让我复活的。”他香了一下她的前额。

“我也是遇见了你才知道什么叫爱情。”她侧枕在他肩上，幽幽地道。

“嗯，记得第一眼看见你，我就想撕开你冷漠的外壳……”他侧着她的长发道。

“所以你才一直挑逗我？”她仰起脸。

“我有挑逗你吗？”笑意在他脸上扩大。

“有！”

唐尧横抱起她，走向房间，行经一面镜子时，她抬眼一望，看着镜中自己的模样，突然一惊。

那水汪汪的眼瞳，绛红的唇瓣，以及自愿受缚的认命……

这表情她最近也在另一个人脸上看过！

茉莉……

“尧，你有没有发现茉莉最近不太对劲？”她撑起头问。

“我眼里只有你，没注意她。”他对她在这时候还在想其他人的事有占不满。

“她变得更静了，可是静得有点奇怪……”

“芙蓉……”他生气了。

“我总觉得她好像也恋爱了，但是，对象会是谁呢？她很少出门的……”她继续推测。

“芙蓉！”他火大了。

“怎么想都不可能，她也都没提过她有对谁打过喷嚏……”她俞想俞糊涂。

唐尧忍到极限了，他将她丢在应酬上，用全身压住她，猛烈地吻住她叨絮个不停的嘴。

如烈火般的吻拉回了夜芙蓉的注意力，紧接着一波波热烈的挑弄、爱抚、吸舔……让她再也无暇去思考了。

当他们再一次紧紧相依，完美的结合时，她再一次感激上天让她遇见了他……

当时她又怎会知道，睡美男后来竟会是她的王子？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她借他“爱”，他还她“心”与“魂”，这场魔法交易，值得了，不是吗？

全书完